



眞  
繫

ル 5  
3254  
25





凡 5  
3254  
25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藝文第九冊

楊一清

新刻五子書序 送彭太守序 韋秋山詩序 一門三節

記

張志純 戶部侍郎保山人含父成化甲辰進士

新建尋甸府城記 新建趙州城記 重修蒙化府儒學

記

藝文目錄

八之九

昭示  
六  
年  
序



張含

萬松堂記

木公

世襲麗江府知府

建太氏勳祠記

楊士雲

尊經閣記

會講堂記

龍岡書院記

南供河記

李元陽

置學田記

名宦祠記

遷建大理府治記

大理府學

田記

孫繼魯

山西巡撫昆明人嘉靖癸未進士

習杜祠堂記

趙汝濂

副都御史太和人嘉靖壬辰進士

大理府學泮池記

高鈞

大理府鄉賢祠記

嚴清

吏部尚書昆明人嘉靖甲辰進士

昆陽州學記

段尚雲

呈貢人嘉靖甲子舉人



白龍潭記

包見捷

白謙渠記

王元翰

革鄉夫記

張憲

員外太和人宏治戊午舉人

洱水神祠記

曾高捷

員外賓川人崇禎庚辰進士

玉皇閣記

傅宗龍

法明寺記 普照菴記

張含

適齋記

李元陽

游石門山記

游花甸記

游雞足山記

浩然閣記

賓蒼閣記

清溪三潭記

翠屏草堂記

唐堯官

晉甯人嘉靖辛酉解元

晉甯州風土記



王元翰

孤山游記 峩眉游記 普陀游記

黃麟趾 兗州府教授晉甯人明經

游兗州城南桃花園記

李元陽

游舞劍臺記 游皖山記 登武夷大王峯記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楊一清新刊五子書序

鬻子二卷凡十四篇鶡冠子三卷凡十九篇子華子十卷尹文子二卷篇如之公孫龍子三卷凡六篇侍御沁水李公得之俾西安郡僚托之木與四方學者共焉予自始學即知慕諸子百家言局於舉業未暇也長齒仕籍稍蒐涉羣書顧學無本恐眩於途轍方懍懍近思亦不暇及所謂諸子云者然嘗竊聞儒先緒論而有以悉其是非矣至是乃得聞所未聞學所未學信矣



哉先民之妙於言然益以見儒先之論之正也鬻子蓋子書之始雖篇章舛錯不完而其文質其義宏實古書無疑鷓冠子不知何如人韓氏陸氏論其雜黃老刑名然矣而其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要不爲無見也子華子敘稱其指歸道德經紀仁義而其書反類道家言又多剿浮屠老子莊列黃帝內經春秋外傳司馬遷班固諸書藻飾而成當出僞手以其辭氣春容文采煥發故學文者好之尹文子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似申韓不必求其真贗蓋無足與者前人併劉向仲長氏之序皆謂後人所依托有以哉公孫龍之辯甚矣而白馬非白之喻堅

白同異之說終不可解欲正名實而名實卒不可正戰國處士其橫議每類是耶嗚呼大道旣隱異端曲學起而乘之言人人殊漢藝文志所載實一百八十九家昔之君子嘗欲哀而殲之矣予謂洙泗之流旣微濂洛之源未啓邪說害人烈於猛火尚忍從而膏之自五緯聚奎諸儒闡道士稍通章句卽知尊孔孟而黜百家雖諸子並生於世適足爲指麾驅使之資耳况眇焉如綫之言顧足爲吾病乎且至理無所不寓芻蕘有所當察權度在我則寸長片善皆可取不可棄此侍御公之志而予爲述之者也



楊一清送彭太守之徽州序

今天下不患無能吏患無廉吏不患無廉吏患無儒吏能者不  
必廉廉而不能者有矣若儒者之爲吏無有不廉無有不能今  
治行卓卓被旌舉者率多能吏不廉者時亦參錯其間廉而被  
旌者有之屈抑不振者不可謂無也故爲能吏易爲廉吏難况  
儒吏乎夫儒者之爲吏必先撫字必卹孤寡必重農桑必興學  
校厲風俗若是者古之所取而今之所忽下之所安而上之所  
不暇爲謀者也故爲儒吏尤難然尤有甚難者民窮而賦益急  
他人可以取辦儒者肯如是乎旱乾水溢而必取盈焉儒者肯

如是乎今有所不便獄有所不平推移以就上官之意能者固  
優爲之甚則非義之求非分之禮亦將甘心焉儒者肯如是乎  
吾始怪夫吏之不儒而卒憂夫儒之難乎爲吏也已吏而儒人  
將笑之爲迂爲僻甚則巧詆厚誣無所不用其極矣若儒者之  
自爲謀則固曰求諸己而不必求諸人官可棄而吾之道不可  
枉如是而已彭君濟物始爲蘭州學生以孝友誠確爲先提學  
今御史大夫浮梁戴公所器重釋褐爲名進士授工部主事改  
刑部進員外郎郎中能以詩書飾法比不如柔吐剛屢勘大獄  
犁然當乎人心有恃勢毆殺人者君按之當抵罪或爲之夤緣



所脫死時勅遣中貴偕三法司錄重囚議將釋之君執不可或以朝廷欽恤意爲言君曰如死者何竟莫能奪由是名聞搢紳閒刑部侍郎平湖屠公應詔薦之尋以父封君垂白移疾家居今年迎封君就養京師月餘擢徽州知府君固儒者嘗以北虜寇邊上攻援三四策是宜置諸禁近以備緩急任使而吏部乃使之領一郡麾以去豈誠以儒吏不易得將有望於君乎夫儒者爲吏宜莫有過於晦庵朱文公者矣文公爲政公移案牘具載文集中可攷見其招延郡士入學勸農佈種禁游惰契勘賑卹災傷存問孤老招商積穀減市稅諸事戒諭諄悉條格井然

卽所謂能者豈復有加於是此外非無事而莫之記載者其所重專在此也使公久於其治蒼生之被澤者可量哉君志文公之志學文公之學而新安又文公鄉郡也以公之政治公之鄉宜無難焉爾矣論者咸稱徽郡不易治固病其未有以文公之治治之也君慎圖之曰能曰廉無足爲君道文公儀刑具在執是以往積誠以將之持久以待之收儒者及物之效其在茲乎君慎圖之勿使曉曉者增茲多口也

楊一清葦秋山詩序

潤州故多詩人國初顧利賓郭天錫戈仲景俱有名詩壇然未



脫元末氣習視虞楊范揭諸作家已不逮况可班諸盛中唐間  
耶顧自諸君之後名家益寡予成化初僑居鎮江得丁易洞先  
生隱居教授名能詩根極理致而格固宋元家也安治間得易  
洞弟子韋秋山詩名尤著深沉蘊藉成一家言鄉人士從之學  
詩者甚衆今自庠校至閭野凡負才藻以聲律相高者皆其徒  
也秋山學道安貧不求聞達蕭然環堵中屢空弗厭郡邑大夫  
招致之非其人輒避不見鄉論亦多之稽其行不忝其文顧不  
壽以歿幾二十年有奇矣其所著作多散失不存羽士何守懸  
嘗從學詩哀其遺藁得若干篇將屬秋山門人台州同知俞君

燦刻以傳請予志一言予讀宋詩嘗愛陳后山亦於其行不於  
其文也后山有壁立萬仞之氣如冒禁送子瞻忍死卻縕袍之  
類皆非世俗所及秋山伉直矯厲庶幾近之今後進之士以才  
美相雄長習奢銜靡以爲常聞秋山之風當稍知改革否則古  
今作者何限板刻遍天下又安用刻是爲哉秋山名椿字大年  
姓韋氏秋山其號潤之丹徒人

楊一清楊氏二孝三節記

江陰縣簿楊銚旣致仕將歸太和詣予求記其家二孝三節予  
曰吾滇文獻之鄉稱大理大理之著稱太和太和之望曰楊氏



則吾知之矣二孝三節未詳也可得聞乎鉉曰鉉叔祖諱甯時  
謚其字痛父明輔翁早逝事母崔極孝母病嘗糞知其劇乃焚  
香籲天祈以身代母病頓愈後延一紀餘而終廬墓三年爲從  
父宏道後事所後如其父母其廬墓時每日必歸省省畢不入  
私室卽赴墓所從父母相繼歿廬墓六年手植松柏數百株慈  
烏白鶴羣集馴擾人謂孝感所致叔父宗白事生母趙氏養母  
張氏伯母施氏旦夕供甘旨罔缺有疾憂形於色延醫禱神無  
不曲盡三母安之咸躋上壽比卒治喪葬禮而哀有司先後以  
聞詔下旌其孝行予曰休哉孝乎三節云何曰鉉伯祖母施氏

早喪夫時雍於官邸扶柩歸治喪如式孀居四十年志操堅定  
初親戚以其少無子慫恿改適乃以刀截髮卒守志終其身祖  
母趙氏早寡欲自鳩以殉族姻勸之以回孤尚幼汝死誰爲鞠  
之乃悟矢心無他訓諸子以成立叔祖母張氏亦早寡其母迫  
再醮乃閉室自縊諸親先後破牖入救之得不死撫嗣孤以成  
卽宗白也有司上其事詔旌楊氏三節之門予聞而歎曰節乎  
休哉夫子之孝婦之節乃天理民彝之不容自泯者顧世教衰  
民不興行食稻衣錦之流滿天下夫死骨肉未寒而俛首他人  
者皆是也朝廷厲風教故凡以孝事上聞輒褒異其門閭然一



歲一省恆不數人或連至數郡無一人者二孝三節萃於一門何楊氏之多賢也國家道化人文之盛於是乎徵而楊氏世澤之敷遺餘慶之昌衍豈直大理之望而已哉孝節有堂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序之宗白事後出故不及余鄉大夫也併爲書之鋌楊之宗子觀夫是請而其孝可知也已系以詩用備太史氏之采焉詩曰有高者門烏頭雙起錫獸銜環石獅蹲趾門誰所家巍峩若茲二孝三節天子旌之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彼氓昏昏聞風顙泚珠聯玉萃輝映後先僉曰休哉楊氏多賢人中之傑女中之式以裕後昆引之無斁

張志純新建尋甸府城記

嘉靖十二年春尋甸府城成雲南巡撫都御史顧公巡按御史楊公命布政使胡君范君具幣以按察僉事劉君狀遣使走千里授志純俾記諸石按狀城在舊治之右踰一澗內築以土外甃以甃漸殺與土準以丈計周五百三十有奇尺計崇一十有九厚二十有五下石厚五之一開四門南曰朝宗北曰拱辰東曰啓明西曰寶成凡並門及睥睨馬面墩臺皆甃令甃如城凡甃皆先抉土乃椽木木豎乃納石石實乃瀋灰以沃俾久不陷東南二門尤地卑而沮洳工力數倍於西北又開三隧以泄水



而注之池池卽澗水爲之也城內通衢四縱一橫三皆達城下前一衢置府所與學中因舊衢以通於西北二門後一衢列行臺與守巡之署而倉廩城隍廟皆在焉軍士之屋二百四十楹徙雲南前衛指揮四人千戶五人百戶十人土軍二百四十人撮官軍舍餘共四千四十有奇官皆授地宅軍皆授室屋於城內宅田之軍授田如制民間田以舊治地易之不足則益以官田又不足則償之以官價俾各有居業府舊在雲南東北幾二百里外接四川內鄰武定霑益諸夷宋無紀元仁德遺址在今城之東五里其遷於舊治莫攷厥時領爲美歸厚二縣我朝洪

武中廢縣改今名以安氏世襲知府統之成化丙申革職設流官癸卯築土爲垣嘉靖丁亥安氏裔孫銓作亂人之遂剽嵩明發楊林鬮木密搏馬龍構武定鳳朝文直逼雲南西門市舍雲南大震戊子三月徵兵四集始殲之時按察使徐君集議謂築城復縣立千戶所以兵守之總兵黔國沐公洎前巡撫藩臬皆是之乃遣按察副使歐陽君往相度歸言舊治隘不可城亂後民多死徙不可縣唯築城置所於舊治之左何見村爲宜遂以疏聞報可是戊子十月也將事事尋民胥怨謂村地苦磽陿又鑿井不泉害將以生乃羣訴於巡撫都御史胡公公云此大事



也可拂民乎遽命覆議而民情牢不可破公卽以憂歸自是寢不復議者幾三年辛卯五月巡撫都御史顧公至聞之卽命按察僉事劉君從尋父老子弟往質之皆實再引示所擇今地皆擇又別遣參議朱君往覘之益符遂以歸報則又有持異說以搖之者公乃率提學僉事王君都指揮樊泰及六衛指揮往則尋父兄子弟已數百人迎伏道左曰今生我也乃陟山降原遍歷舊地與何見村與新所議地皆曰惟茲可以永生生矣遂以改地之狀及增漢軍監土軍設吏目備官守洎前疏所遺者悉以聞行徵軍民會役命左布政使高君慮財用計徒庸輸餼糧

用僉事劉君議合千戶所於城北坎位則俾知府劉秉仁率僚屬告始事於城隍用牛一羊一豕一二月役者至則以指揮王章同知府領提調陳仲武領東門胡紹領南門周瑀領西門張略領北門蘇綱領中城皆佐以千百戶二人給以廩餼嚴以勸戒申以賞罰示以哀次乃斬木於海尾甸沙伐石於石灣麥沖陶土而埴煨石而灰峙楨幹鳩編管架廬舍引泉以陶濬河以運於是築之畚者彙者鋪者揀者舂者斲之抉者拯者鑿者圻者納石實者潘灰而沃者繕之斧者斤者鋸者斷者削者執尋引而審面曲直者治者墁者勦者堊者施丹漆而設色者取材



之肩者負者舁者駢牛而車曳者後而浮舟而挽者執雜役而奔走者持旌旆而巡視者罔不力而主地之官復聯以什伍之法均以老穉之宜定以作息之節是故六月土城成九月四門立時久旱饑而始有年役者請穫稻未返適御史楊公至下令趣之民趨歸如流城樓並作公私咸備前所命都指揮金章馮立各率所統畢至越癸巳二月甃城訖工金湯言言兵衛嚴嚴物類嘒嘒民心孑孑婦人懊懊老穉訢訢蠻夷睢睢土庶修修大山長谷離邊之氓趨觀仰嘆者粥粥而馮馮計役日二千人歷一年又一月共人八十萬米一萬二千石羨餘四千兩茲惟

顧公始之中之終之亦惟左布政使范君按察使蔣君參政祝君謝君副使初君輩先後殫心協力故期年之間地爲改觀人爲更新夷爲警服治爲興起郡爲增重而氣化人事交孚以升也狀之所具如此志純第撮其要以書而於其敘功績之詳謀猷之遠經畫之細悅以使民忠以爲國之懿尚弗克盡也獨念成化丁酉志純試場屋策言巡撫宜選名臣而隆其任亂本始拔未五十年產禍滋大今如此無亦是之爲務乎夫恃斯城者怯忽斯役者惰遠斯土者盤夷斯民者荒均非所以久之也鑒往而懼承今而惕心爲民之心而不渝於久此則諸公所同願



尋民所同仰亦天人所同歸矣高朗顯融今聞長世奚翹光昭於茲石

博大詳明何減柳子厚享軍堂記禹山龍江橋極力鋪張滿紙痕迹桐花萬里應讓老鳳獨鳴

張志純新建趙州城記

成天下事不難於近而難於遠不難於述而難於作不難於功之立而難於功之所以立者有以澤斯民而遺後世誠創作於一時而功又足以及諸民垂諸遠至於久而不替是雖竭民財與力以爲之猶不失於義又况處之有道而不至於傷財病民

者乎於戲此城趙之舉所以有功於民而其所謂功者又非尋常建立修爲者之所能企也趙之地舊名賧賧自蒙酋以封趙氏而始有趙之名自段酋改天水而始有郡之名自元主中國而始有州之名自我聖朝遷州治於里仁鄉東三耳山之下建學立師以教以養而始有詩書禮樂之習聲明文物之盛顧其地平衍當上下要衝盜連爲羣恣睢剝剝州人苦之屢疏築城事下有司不果皇帝御天下之二年適雲南按察司副使莆田林公俊來巡是道州人聞公名以築城請公重違民志又惟公私困竭不可易以興乃首逐其州守而盡舉其侵漁之利凡若



干不足則取具於贖刑免役募義凡若干事方就緒而公同邑  
方公以雲南參政分守繼至胥與協心檢湖田之匿於豪右而  
未稅於公家者以鬻諸民薄其賦而入其值又凡若干會計覲  
縷益飭以備乃慎簡有司之堪是任者分守指揮馬絃楚雄府  
同知陳寶鶴慶府推官薄純以董工役視經紀而千戶桑鬱百  
戶顧經與夫州人之子來趨事者亦有以激勸鼓舞之上下和  
會百技奏能以宏治己酉季冬朔日經始庚戌季夏望日告成  
周以丈計凡八百四十有奇高以尺計凡一十有三厚視高之  
半下廣而上銳基以石覆以瓦環繞以隍開四門東曰見山西

曰儀鳳南曰在德北曰用夏皆豎樓於上又別爲二門以通水  
於下傭計踰十萬而無逮於民財計踰四千而無與於官望之  
巖巖足以驚諸彝之選悞而禡盜賊之窺覬閱月盜作賓居白  
崖間衆鬩莫定而州獨救甯逃難入城者魚而貫鳥而趨趾踵  
摩接用益誦諸君子之功有以被人人而垂遐遠請紀成績志  
純則告之曰春秋美城刑之舉昌黎誦水門之績夫土木之興  
固未能舍勞費而爲之然義取捍患雖聖賢不遑計矧斯城之  
建其捍患爲尤切而又能無傷財病民以樹厥偉功其爲可美  
可頌何如也庸列石以紀



建城至今已三百一十八年矣傾圮頽廢幾欲夷爲平地每夏潦時溪水泛溢官道爲阻必繞西山趾而後可達北門聖朝聲教四訖何憂盜警然無以壯觀瞻而使塗旅亦當事者之所急宜籌措也丁卯八月晦日師範手記

張志純重修蒙化府儒學記

曩蒙守正嘗遣使問樂則賢之曰訓導振之復遣弟子登仕持狀告學校之成而徵記則又賢之按狀學建永樂中時蒙尚爲州向震景泰改元始陞府成化改元始易向離今嘉靖癸未雲南按察副使太倉姜公龍始闢門於左守尋闢門於右請不舉

學事是故殿則丹楹刻龍肇以金飾凡瓴甌墜榱咸斲而龍碧之加密石焉聖賢像皆更新建龕置帷帳之類凡金工繪工髹工色工罔弗飾殿之下唐陳祀級廉隅欄楯率增崇而殺密有等兩廡廓而大矣而服甕服坊服石服采精而衷華而軌罔弗稱故櫺星之門以木則易石故尊經之閣設前則移後門之東西增室三楹則曰廚曰庫有所矣閣之東西增室三楹而置鉅櫃於中則禮樂之器可儲矣泮池益深廣池橋益高大而石坊有表門之外設樹樹東西設石而騎過有禁左闢之道故有成賢義路之表載刻石記之右闢之道更頽宮曰養士更儒學曰禮



門俾與左適下至周繚之垣罔弗度則廟學於是乎舉矣禮樂諸器皆考經定制軌物章采故無而創者什九有而葺者什七則器數於是乎備矣乃又若殿門諸表自大成素王文廟成賢養士義路禮門鯤化之屬皆守書題不敢忍心畫於是乎虔矣工以癸未十月肇興以甲申七月告成財以兩計者二千有奇而民不與經理越歲而振之帥弟子能勤之不違訓導崇智又能佐之不貳是故士悅而興工僮而藝民趨而和役大而勞工成而不費咸守事是事而無閒也君子曰甚矣茲舉之善而狀不誣也哉守先問鳳簫編磬於予其蓄心於斯也久矣可不

謂豫乎夫事豫則立立則固固則著其有循也已守又好善經術士受易書春秋三經於專門可不謂學乎夫學則明明則智智則用心衷衷則循而整整而制動而不擾而得民與士殆其未已今覩斯舉於振民育德設教於和會咸勤見仕於畢務戒事致用而咸罔不契焉則經之教直文云乎哉然暴而上之教之大直斯舉云乎哉傳曰教若川然有原以邛浦而後大茲則知邛而幾浦矣猶未大也可不務乎守姓左氏蒙產國初遠鎮郡守率用所產俾世後多以教廢而蒙獨以教興近見蒙所出土似有灼知義利之辨而絕異環瀆之士之仕者於戲是豈無



所自哉

張含萬松堂記

雪山大夫以萬松名堂告說於禹山外史外史曰大夫奚松之貴也曰性貞而其體固立身永年之道也曰大夫何萬之取也曰植茂衰遠多不可知故舉盈數焉曰奚以名爲堂也曰郡多山山多松環堂皆松夫是以名曰有是哉大夫之樂松殆仁智者之樂山水也夫君子思松之貞以篤志則可以砥節礪行焉思松之固以樹德則可以居業修身焉是故鷹烈嶠森成君子之儼德而徵祥也含與大夫游知大夫性靜而晏體溫而暢雖

翊輯藩微而般懷幽藪其殆所謂邱壑夔龍衣冠巢許者乎古昔太守秩二千石以亂世而專城萬里外構宇於萬松之間策弄萬卷畫開萬圖則謂大夫爲二千石可也謂大夫爲萬石可也謂大夫爲萬松君可也况大夫乘精繹思遊神於紫書丹竈之間騁墨馳翰窮妙於沈綠碧水之圃或橫槊賦詩或雅歌投壺或攜妓東山或開樽北海獨對長松掀髯箕踞靜觀乎物窮探乎事其樂松之樂甯有既乎厥堂展矣大矣宏矣美矣君乎松乎松哉堂哉堂在雪山之下雪山故麗鎮也遐覲龍堆而氣發崑崙近瞰雞足而遙窺點蒼岷岷嶄峻巋然獨尊連接霄漢



霽雪粘天四時不變日夕有烟雲霞霰而光浮不掩或時熒煌  
燿燦陸離眩目與平時殊狀猿鳴鶴唳山谷傳響泠泠不絕翠  
瀑冰懸秀壑霞舉所謂望之若飛幅練信然矣若夫夏猶起粟  
冬則毒寒百獸不能於巖而遊百禽不能於山而棲百草不能  
於巔而生則又山之殊邁與滇會諸山迴絕者也木氏世守其  
地咸克慎守固封威頑格悍得以永衛諸夏有以也乃國初聖  
祖以誠心報國帶賜之乃嘉靖聖天子以輯甯邊境宇賜之於  
戲木氏誠於報國國家極於表忠偉矣夫古君臣之相與也今  
大夫居是堂也以報國於誠懋於忠罔弗滋則世祚悠哉百祿

周哉壽表永哉內外雍哉訓翼從哉慶澤遐哉則厥堂展矣大  
矣宏矣美矣厯禩無窮而恆有光矣若其規創輪奐厝椽黜窒  
朱綠雕峻之祥惡庸備紀紀其大也傳曰渠堰所以制水隄括  
所以制木言君子檢身之道也又曰毋云我貴雕棖是遂毋云  
我武莫或予侮言君子慎微之道也乃舍也於堂之說頌諸初  
規諸終此亦古朋友表聲振匡之道也大夫惡庸聽我於規惡  
庸弗聽我於頌頌有規之道規有頌之道二道備而堂說盡矣  
則厥堂褒然嶒然嶮然扈然而釋然恆有光矣

木公建木氏勳祠記



麗江乃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漢爲越巂郡居六詔之一郡北有山曰玉龍吾鼻祖世居其下蓋世守其郡也祖葉古年已上十一代雖有俗老口傳名諱而無譜牒不敢據信自漢唐宋元迄今朝其間爲詔爲公爲侯爲節度使爲宣慰使司爲茶罕章爲宣撫司爲參政爲知府皆出自國家優典而先代建功立業之顯官世授祿世享政世出譜世系土地人民世有得之祖宗而延及後之子孫者非無本也於是募工始創木氏勳祠於黃山之陽以妥祖宗之神俾克享春秋祭祀嗚呼報本反始生民之常矧公賴祖宗餘蔭濫嗣厥職而敢有怠志後之子

孫念祖宗之艱述我所爲善內不可耽於酒色外不可荒於犬馬惟立身行己克恭克敬勿褻爾神勿怠爾心學書學禮忠君至懇孝親至勤愛民至專祀神至誠訓子至要此五者蓄諸內而行諸外垂諸子孫庶幾永久無替且惟歷朝恩賜優典屢代有加嗣我大明天子錫以誠心報國之匾虎符金牌世襲三品誥命俾領一府五州縣之民此皆我太祖高皇帝洪武十五年天兵南下我始祖自然翁歸附有功命授世官及公之身今已八代兢兢業業甯敢失墜尤念我祖太父本安讀書史立宗子不娶妾媵家法愈隆愈備木氏之盛未有加於此者凡我子孫



受朝廷世襲美官拓守邊城不可有動撓患以遺天子曼遵祖  
宗世傳之訓不可紊洵變亂以敗壞木氏家箴易曰自天佑之  
吉無不利我子孫其亦有慶哉雖然本源有由而無文以紀之  
恐泯淪不顯因求永昌張司徒翁先序宦譜後記勳祠以傳悠  
遠翁之文章爲海內三昧其土木磚石采繪之類乃大埋巧工  
楊得和氏成之若詩篆匾額皆公所製也嗚呼我世世子孫繩  
繩相繼成立如登天覆敗如燎毛克家象賢臨深履薄尚其念  
之哉

楊士雲太和縣學尊經閣記

我祖宗以經書頒布學宮樹教於天下與成周詩書禮樂皆在  
庠序者越宇宙而同符故環海之內學皆有書書多有閣閣以  
尊經名示慎重亦張伯玉意也太和洪武乙亥建學維時草創  
藏書無所閱百三十年循舊就簡經書散逸尠有存者士竊病  
之嘉靖壬午憲副夷陵鄭公元以提學至請於巡撫都憲黃巖  
王公檄購經史子集若干卷櫝之堂左士咸感奮明年癸未冬  
憲副太倉姜公龍以兵備至謂郡守李侯楫曰書緝矣必蘄於  
久盍閣乎旣曰度位築基因基選材費不廣功不殷縮予俸餘  
無預公帑閣弗可成耶謂邑令朱儼曰其以時事事迺建閣於



堂之東自甲申春正月迄夏六月告成修廣三尋崇損五之一  
四阿重檐四旁夾窗闔爽有度質文相鈞陛櫝於中列帙如序  
士益感奮既成之明日公率文武屬吏落之迺進諸生曰國朝  
以經術造士所以重稽古求道真圖宏治理匪爲文具焉耳頒  
書之訓有之高皇帝曰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君子知學則道  
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必本於此文皇帝曰此學者之  
本根聖賢精義悉具矣學而弗勉是自棄也大哉皇言萬代如  
見惠我後之人篤矣茲書之完閣之作將以祇承聖謨風勸士  
類用保惠於無窮俾勿壞諸生必服膺聖訓必求道於精義易

得絜靜精微焉書得疏通知遠焉詩得溫柔敦厚焉春秋得屬  
辭比事焉禮樂得恭儉莊敬廣博易良焉如孔子之所云者得  
之心潤之身行之家效之鄉國天下庶於祖宗教養罔極之恩  
爲不負矣脫曰以青紫明經甚而畔經豈所望於士邪念之哉  
咸再拜受教益加感奮教諭郝鳳朝列其事來告且曰惟王公  
暨鄭公克存厥始惟公克承厥終曠於往昔肇自今茲可書已  
矧公風節舊聞保釐遐土殄寇以輯黎人崇化以正頽俗戎威  
之表增修德焉憲度之中亟振教焉而此其先又可書已願記  
之以告來者士雲方爲吾黨慶奚可以謏陋辭遂記之



楊士雲新建會講堂記

嘉靖九年冬天參巴蜀劉公鶴年來守金滄至大理謁廟之日登堂課諸生進學官知講堂闕狀號舍有樓亦莽焉舊矣相址淺隘弗宜且密邇廟殿時或譁聞非所以妥神也迺得隙地於學之西高爽溥長並學而隆適龍尾關有淫祠焉妖巫假神效尤河伯公亟命夷之撤其材材茲堂舍舍爲八號號爲三區左扁爲格致誠正右扁爲修齊治平閤門列垣翼學而起貳守陳君魁其事屬某爲記某無似曷能爲役然公嚴明方正所至崇正闢邪繁宏化理茲舉實惠吾黨曷容以默惟孔子以學之不

講爲憂以朋友講習爲麗澤之象學貴於講講資於會也允矣按說文講爲論爲謀爲究爲解夫論必稽之衆謀必詢之同究必精之極解必說之詳夫論之衆必博學已謀之同必審問已究之極必慎思已解之詳必明辨已講之事畢矣凡以明吾善也夫善吾之性天之元也經之訓也稟而弗學是棄穀也學而弗講種弗耨也講焉止矣弗體於已弗澤諸物耨弗穫穫弗食食弗肥也嗚呼此學之貴於行也不則雖多識之學攻堅之問通微之思解頤之辨祇爲繫韋條穿崖穴藻繡鞞悅世儒之學已矣於吾善也何有若夫羣居飽食如聖門所警者又何望焉



嗚呼此公建堂扁舍義也實古人全體大用之實學也亦國家  
建學造士之本意也吾黨盍共繹之

楊士雲新建楚雄府龍岡書院記

越楚城西有阜隆起曰臥龍岡舊傳漢諸葛武侯南征嘗屯兵  
於此故名嘉靖癸未祝子以戶部郎中來知郡事閱郡乘參史  
志嘆曰武侯三代以下一人而已昔人議其列侍聖門夫亦何  
歉故隆中以寓居旣祠之且爲書院以養士矣茲惟過化之地  
名並隆中固弗可表厥風烈以視後之人邪迺斥淫祠五顯廟  
者因增飾之中爲堂三楹肖侯之像扁曰人龍左右爲齋舍各

六楹前爲中門三楹又爲大門爲綽楔扁曰龍岡書院庖湍廩  
餼几席膏火之具咸備焉拔四庠弟子講習於中時躬督課學  
者爭自奮礪鎮南州守何思司教年緝分教樊相以是舉宜有  
傳書來徵記於虜龍靈物也聖人作易始於乾而爻象皆取於  
龍蓋乾之德猶龍之德乾道變化猶龍之變化也體用隱顯惟  
時焉爾故文言於初九有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  
拔潛龍也由二而上則曰龍德正中焉進德修業且及時焉聖  
人作而萬物覩焉動有悔焉此龍之見也惕也躍而飛且亢也  
說者以伊傅當之顏子龍德而隱者也嗚呼豈獨數聖賢然哉



君子法乾是亦龍而已矣後世若武侯者殆亦近之者耶當時謂之臥龍袁宏亦以初九龍蟠贊之其果知侯已乎迹其躬耕壟畝不求聞達抱膝長吟寓意深遠自比管樂蓋亦謙詞其志操有如此者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學以廣才靜以成學研精理性惜歲與時其學術有如此者三顧既勤幡然而起明漢賊之大義以復興爲己任草廬定計受遺託孤卒皆不食其言雖功業未就而復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齊光可也其出處忠義經綸事業有如此者嗚呼侯豈惟近於初九潛龍者邪然則祝子建院像侯而所以揭名者非有見

於斯乎其素切於慕侯者乎亦欲學者慕侯而興起乎學者能弗感於斯乎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蓋必志侯之志學侯之學直以伊傅顏子爲歸然後可故曰君子法乾是亦龍而已矣

楊士雲鶴慶府南供河記

南供河在府治西南二十里發源山神峭至白楊場俗稱龍泉者三穴齧澗噴出曠旱弗縮下流恆用泓演東入漾共江南甸田咸仰溉焉故名蓋瀕河左爲大溝引水而北者四右爲大溝引水而南者二因各爲支溝以注田者不計焉田爲畝餘五萬賦爲石餘五百戶爲數百居爲千餘室河之利溥矣而恃以爲



利者此泉耳泉池南爲高阜曠土可若干畝勢家闕利欲橫截  
泉水而用之在正統中爲士酋成化中爲守禦宏治中爲豪民  
某某長康民以遏我上流輒訟之乃弗得逞正德庚辰又有豪  
民者踵故智詭辭於府乞墾田輸賦里中老承勘得賂報可遂  
給印帖登版冊民泣懇者相屬豪民者復詭辭於藩司誣衆之  
傾已下府覆之太守王君甫下車得其情嘆曰此地此水果可  
利昔人當先爲之矣奚俟今日哉夫以棄地而病良田恣一夫  
以威衆庶奚可迺道帖削冊咸伏其辜民驩呼相謂曰微我公  
南甸其萊矣夫人效尤者亦永有懲乎謀於鄉貢士趙德宏國

子生楊懷玉郡學生李紹綸輩紀事於石請予記於戲民非穀  
弗生穀非土弗殖土非水弗滋故禹謨六府洪範五行皆水居  
先而後世河渠之書溝洫之志加詳矣蓋善爲民者所以興水  
利也涸也爲之畜引溢也爲之分泄廢也爲之修復又患民之  
爭也則爲之禁令所以禁其爭也抑疆暴而已矣杜侵奪而已  
矣昔關中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禮利奪農用李  
栖筠請皆徹毀唐史書之輝映簡策南供之利鄭白渠之類也  
龍泉之遏上游之壅也高阜之地百磴之類也惡可以小而妨  
大君之意固李君也是宜書然李以高才擢給事方挺不屈出



刺常州治行最卓君亦以給事言事補外稍遷臺省茲守鶴多  
惠政其風節治績亦李若也又宜書君名昂字仲容廣安人起  
宏治乙丑進士

李元陽大理府重修儒學置學田記

南中名山水而郡者以大理爲最而太和爲邑實附之郡邑之  
爲子弟員者五百許人是故分庠而教之庠合祀孔子與配享  
之賢曰文廟於常廩之外又置都養田學田學則開於漢衍於  
蜀漢閉於宋復於元盛於國朝廟則元世祖入大理始有興建  
而田則自國朝正德以來守常相繼乃漸有置焉乃廟久則圯

田久則湮近代期會簿書獄訟將迎之事日繁以密庠序講讀  
之法雖良有司有不暇顧者其圯其湮匪直不顧甚或未嘗知  
焉按部御史督學使至望之丹之飾其外而已而圯自若也籍  
之記之有其名而已而湮自若也隆慶壬申分巡長樂陳公應  
春太守永新史公翊惠加百姓志在作人二公臨學稽閱則見  
棟未傾而腐柱未摧而蛀堂則寢且爲墟廟則櫺而不泮愕然  
相顧曰天下之事固有可暫而不必久者苟塞目前可也若孔  
子六經之道與山川同爲峙流國家庠序之典與山河同爲帶  
礪此豈可以苟塞爲哉况蒼山巖巖洱水洋洋必有魁奇磊砢



之士生於其間吾司造士之責而不之理咎將誰歸於是相與  
咨諏籌度得當而行權其費於可原之罪而不用其錢取其工  
於傭賃之人而不傷其力深山出牛輓之木貧者售鼠穴之居  
於是隘者以闢涸者以源樑棟雲興瓴甃山積居無何廟貌我  
我堂寢秩秩泮源混混棖楔疑疑昔所未有者乃今具備而昔  
所具者無弗嚴矣乃進諸生稽田籍贖其徙者若干覈者若干  
又於歸田之外捐俸而置者又若干命縣官主其租入以贍貧  
士婚葬俾得肆其力於學而無內顧之憂於是師生胥慶退而  
謁記於陽將勒之貞珉以誌不忘予謂二公之德固不可忘二

公爲己之學其二三子之所當勉乎夫廟學舊矣修葺之者相  
繼也然而隨葺隨墮隨成隨壞者何也爲人故也因御史督學  
而後修之葺之故御史督學去而隨亦墮壞無怪也今二公爲  
之於間暇之日求此心安之而已豈願二三子之勒珉耶與其  
勒珉不若勉而學之之爲久而廣也今夫務詞章以媒應舉科  
第者爲人而學也夫苟無應舉科第之望雖詞章且將棄之又  
何有於道德性命之懿乎二三子苟有志於道德性命必自二  
公之爲己始旣知爲己則二公之惠與蒼山同久泝水同廣矣  
此亦二公期待二三子之微意與書之以俟



李元陽大理府名宦祠記

有物固結乎民心而民不能忘此名宦之所爲有祠也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夫民之所以不能諼由其有君子之德又有斐然之文也昔何武所至無赫赫名然去而人思之是果何道哉蓋其至誠惻怛根於中而施於有政卽不暴著於民之耳目久而自不可忘方其在時不知其爲德及其去後乃惕然覺而追思之矣夫仁心者君子之德也仁政者斐然之文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兼是二者而後稱有斐君子然則名宦豈易稱哉大理舊有祠在明倫堂之背春秋有司

展祀然位置隘陋儀文亦淪嘉靖己未內江高公鏞以御史左遷尋補府貳下車之日求祠而拜焉一見惻然顧諸生曰是尚可以爲典禮乎乃謀於太守貴陽周公魯改祠於宮牆之側與鄉賢並建廟額旣明宗承所著環橋門而來觀者有指某公之主而拜焉有望某主而舉手加額焉然主皆近代守令而前史所載有功斯土者尚爾缺如二公乃進郡之紳士考論沿革而撫其勳伐在漢爲益州得三人在蜀漢爲建甯郡爲雲郡得三人在晉隋爲甯州得三人在唐爲南甯州得七人在元爲大理路得六人國朝使臣有功德在人而可繹思者不可無書又得



十一人與令守師儒並為主以祀焉於是典禮軌則一時燦然明備千古音容儼然若存逸史李元陽曰寓物於舍隔宿已有遺忘至誠惻怛之爲物一入民心歷千禩而如在震雷激電怵心駭目曾不一瞬影響消沈至誠惻怛之爲物蒞乎其官官雖去而此物不與之俱去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至誠惻怛無近利而有遠功也夫名宦云者其夫子所與之善人非耶然則附其祠於宮牆誰曰不宜

李元陽遷建大理府治記

古者建侯置守必依名山大川阨塞以爲固復審向背之勢辨

陰陽之宜測景正方用昭宣達易垂設險詩咏攸芋略可觀矣大理西據蒼山東踞洱河山水交於其外城邑奠乎其中此非所謂固而可守者乎然山延其庚河流其震枕山襟河惟其位也乃舊治面離而出席坎而居枕旣戾山襟亦失水始拘法制之小得終虧輿地之大觀識者每以爲言吏事委之循習隆慶己巳內江劉公翹以監察御史巡滇按部所經思存大體謂茲郡乃居南中之要處據彝夏之大方氣得中和土號沃衍而府堂垂墜廡宇囂湫必欲革彼因循盍亦圖維久遠乃檄監司太守長慮僉謀陟降山原法爾規畫卜占協吉事在必行維時巡



撫都御史江陵陳公大賓聞而善之方伯錢塘陳公善長樂陳公時範贊而決之於是議日興工伐木輦石明其位置差其先後正堂儀門有嚴有翼乃治衙廨乃作庶宇長貳佐屬以位差列視事燕休各適其宜庫藏囹圄深靚嚴固吏舍案牘關鎖惟稽戒石有亭禮賓有館工程垂集作樓於門更漏貯焉府額榜焉所以統率諸邑表正典常望之峩峩卽之秩秩山光水色蔚乎其相扶也炳乎其相輝也庚午始事壬申卒功用銀以兩計者二千有奇用工以人計者八千有奇期限不棘故民不勞處置徐徐故費不多六月太守述職且行以記見屬且曰周人考

室風雅著之魯國作門春秋載焉方今聖人御極萬國翼衛惟茲山郡遙控諸彝辨位正方于斯伊始願鐫金石以永萬年陽不文然不能辭乃載筆列述其事以見崇顯制度之意焉

### 李元陽大理府學田記

國朝以庠序養士升其俊而廩餼之郡多於州州多於縣皆以十人爲差縣最小亦得二十人夫其始也非不欲盡餼以資其肆力顧賦之民者有限勢固有不得不然者有能於常法之外不加賦不奪民而貧士有資固法家之所不禁也嘉靖乙巳天台鶴田蔡公以儀藻風望副外臺來董學政校藝考德克明厥



績又慮貧士之無以自資也惠不啻己比至大理有司以湮田告公曰此非所謂惠而不費乎遂檄郡守黃巖蔡公紹科廉而籍之果得田百五十六畝於鄧川歲使弟子四人主其租入與公帑並貯諸生之貧不給長不婚喪不葬者四孟月朔師生爲之告於郡守命主者發庫給之不市惠不留積蓋與歲俱足焉由是貧士之未餼及餼而未足者或將有養以肆力於本業官帥其人旣版其塍亦薙之草以佃以輸纖細具張又懼其久而復湮也將壽之珉以問記於郡人李子李子曰昔者樊遲請學稼夫子曰吾不如老農董子下帷講誦弟子轉相授業三年不

窺園大聖大儒之賤樹藝而貴學術其嚴有如此者今學之有田奚取乎吾知之矣夫食稻茹菽聖賢固不能異于人然吾而刈之則人將以功求我吾而穫之則人將以利求我矣是故聖賢有所不爲也然李固而下嘗爲弟子都養而卒稱大儒此又何哉蓋不稼不圃者嚴乎其分也周之而受者順乎其命也知其分而後有所不予知其命而後有所不取故學也者士之所以奉其身也養也者上之所以體其下也晉蔡洪稱洛中舊姓有曰以鴻筆爲鋤耒以紙札爲良田以靜默爲稼穡以禮義爲豐年此其說與董李之志同乎異乎吾弗知之矣善乎夏侯勝



有曰學不明經不如歸耕請爲諸生誦之

孫繼魯習杜祠堂記

余校士襄陽望隆中慕諸葛孔明之爲人怪陳壽以父子私憾劉氏君臣故志三國帝魏其餘祿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湮滅弗書不與昭烈紹漢統而僞孔明因考習鑿齒漢晉春秋起漢光終晉愍以蜀正魏篡漢亡晉興心特壯之及考杜甫詩於先主孔明往往推而尊之形於遺祠故廟之所賦咏若曰窺吳曰幸三峽曰崩年曰永安宮曰翠華曰玉殿曰丞相曰宗臣曰見伊呂曰失蕭曹曰三顧頻煩曰兩朝開濟則帝昭烈佐孔明視

習先後一轍漢氏之居正統不待綱目始明也翊王風而扶世教者多矣嘗求其故則習杜皆襄陽人齒以史名晉爲能裁正桓溫而甫以詩名唐則忠愛君國又齒之博雅自少已然甫之屬辭乃自七齡大抵天性略同夫齒能裁正桓溫則心晉心唐則帝漢帝漢則篡魏諂溫非望在於史甫能忠愛君國則心唐心唐則刺安刺安則誅史在於詩其於昭烈孔明史以正之詩以美之則君父之道著見奸雄如魏不免于誅况如溫之蓄非望如安如史之賊且亂者天誅其能道乎則二公之史之詩誠深遠矣石南憲副江公有見乎此卽峴首習池以祀二公報功



風教也祠成公參浙藩政屬襄陽知府張君裕通判萬炯推官  
蕭瑞鳳徵余記其大節如彼若夫習杜世家齒甫定事暨峴首  
習池佳勝與祠之規制則翰墨煥然可述不可磨者今皆不記  
公名匯字巨之江西進賢人丙戌進士

此先清愍提學湖廣時作也先清愍學博才高作爲詩古文  
詞雄古邁勁迴絕逕蹊爲楊升庵李中溪諸名公所屈服著  
有松山文集餘碗集以疊經兵火隻字無有偶於他書得此  
急錄之以存先澤六世孫鵬謹記

趙汝濂大理府學泮池記

嘉靖庚申郡丞高公旣於文廟側建名宦鄉賢二祠乃睠而顧  
則泮池隘涸焦沙聚之其水不瀦出櫺星門循除有渠灑灑東  
注駛疾如弦乃集衆謀曰爲下必因川澤穴茲渠以爲泮顧不  
可乎師生曰自昔守長每以爲言輒憚勞費而中止公曰制度  
也惡可闕如於是諮於太守周公度地相宜圖維久遠析俸入  
出贖金買民址數丈拓之以嚮其離徙坊表三楹升之以隆其  
臂伐石以嚴池之周出土以堦衢之凹罅隙必治纖細畢舉滄  
膏蓄黛宛然半璧川渠之勢如顧而復如往而留議者以謂不  
徒制度始備蓋風氣攸翕地靈人文將相須以顯榮焉公乃大



滇弊  
書魁字鐫石揭屏以協考兆一時環橋門而觀者罔不欣快居  
然復見思樂之遺風矣茲役垂成會公膺南職方之命行且有  
日教授施道隆司訓鄒章莊采諸生邵希堯蘇湖嚴准李燊輩  
狀列其事請紀諸石按誌云漢章帝朝滇池出龍馬白鳥因詔  
列郡建學立師大理之有學實肇於此唐之中葉南詔據之而  
文軌之同實遵大統學猶不廢宋祖棄大渡以西土壤中斷學  
乃寢淪元世祖親駐六師特命鎮臣卜地建學在漢學址西三  
百餘步我明因之正德十四年地大震廟圯塵塵修葺姑復殿  
廡肖像而已嘉靖間用輔臣張孚敬議始撤像自是廟貌日隳

歲祀之典祇存其名公來佐郡首嚴祭祀飭簠簋程樂舞備品  
物別章采事無巨細唯躬唯親期無晨昏必敬必誠然後禮樂  
名物燦然其可觀焉

高封鄉賢祠記

今天下郡邑學宮皆祀鄉賢卽一統志所載人物是已大理郡  
學有祠始於郡守祁門汪公標嘉靖乙未秋郡貳內江高公鏞  
以御史移蒞謂名宦鄉賢風教攸繫厥祠狹隘弗稱曷圖遷謀  
於郡守貴筑周公魯曰可寅恭經畫遂捐俸掄材鳩工新作於  
黌宮側如期落成二祠並峙煥然改觀乃礱石屬對爲記對釋



日分野旣奠疆域攸殊士之鍾英毓秀生於其鄉道德積躬是  
以可法可傳所謂之賢賢之尤者則祀之所謂鄉先生沒可祭  
於社此則自社而升者與大理古梁州域漢置郡建學張叔從  
司馬相如授經歸教鄉人而鄉獻自此始晉唐宋元間有若龐  
遺輩載諸志可考已我朝治化漸被道德一風俗同滇隅雖遐  
聲教暨訖麗藻咀華者亦濟濟也賢而祠祀者僅千百之什一  
以其精厥評嚴厥覈必實勝名副者乎按舊祠庶吉士楊公榮  
以下若而人據舊志采輿論今評覈所當續祀者若而人或行  
潔端方或孝友盡倫或文學功業或忠義正直或仁惠循良或

宏毅高節制行雖殊其賢則一故儀型孚於閭里公論定於窻  
窻固宜也亦禮之不可已者也然則鄉賢之名何昉乎大道爲  
公之世人人皆賢自虞貴德夏貴爵殷貴富周貴親而皆尚齒  
故其名始著况鄉飲以先孝弟鄉射以觀德行厥有由哉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顧在上作之何如耳良師帥敦本厚俗舉其特  
異者以附於孔廟之側彰往哲以風後學斯亦維世之綱也志  
道迪德思與之齊因以化民成俗則古行其庶幾乎孔子曰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卽一鄉可以推諸天下矣惟高公夙  
持風紀今也加意于黌舍宏美於名教與太守周公共成師帥



之實豈特風我邦人乎哉先是公嚴君戶部侍郎三峯高翁公韶會亦以御史遷守吾郡振興風教軌轍尚存士民甘棠之思久矣生祠名宦今公乃新厥賢祠以宣化理亦可謂善繼述者矣大雅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二公以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凡我士類其勛諸

嚴清昆陽州儒學記

維明御宇文教四敷無遠不洽昆陽界在滇池之濱密邇省會建學逾二百禩科名不滿十堪輿家委咎於學不得其地人不能無或焉萬厯乙酉冬杪侍御李公攬轡至郡教官楊廷舉率

諸生投牒言學當遷狀公曰堪輿言不盡信頃吾廟謁見此學制隘罔稱前此雖遷之已再卽更遷之未爲過也僉曰幸甚參僉范文兩公時同在郡力爲贊之侍御公乃命紀守汝中相宜惟郡北郭勝費不給以贖鍰五十金佐之餘惟所指董率之勞益屬於守守達督撫劉公與藩臬及府皆報可遂庀材鳩工以丙戌仲春興事閱五月而告成廓小爲大上自殿廡下逮庖湢靡不畢備煌煌乎鉅觀矣侍御公曰典制也宜托貞石以垂永久守迺過予問記予臥疴不能應三至予勉應之曰大夫爲諸士厚矣不知諸士之自爲直爲科名乎抑否也夫搏風之鳥可



偶運於層霄羣彼鸞斯總不離乎蒿艾多寡奚所謂哉昔者子游宰武城孔子以得人爲問子游以子羽對武城魯下邑千載下因子羽遂以傳大小亦非所論也子游在孔門以文學稱而其取子羽特以不事干謁不尚捷徑兩者而已文辭不少概見也謂非所重在此不在彼耶堪輿家以利達言取必於學我以事理言屬望於人諸士自決擇之可也予鄉人也爲鄉人語安敢侈爲高論守曰太宰之言雖爲鄉人語然道不外是古之君子處思所以立己出思所以及人及人必先於立己非兩截也子羽見取於子游獨取其鄉里自好耶之人也充其操可薄干

駟萬鍾有用之者百里之命可寄也不然何足以當孔子得人之間哉郡乘稱此邦士性雅澹外誘不遷豈無試而云然語曰前不忘後之師也故吾願今日諸士居此新遷之學不須外慕且法子羽異日致身青雲何患無青雲事業耶如或蹈足公門苟徒沾丐憂心末路罔或承羞縱此枝葉之辭倖博一第膺一命半生溫飽於世要無賴也國家建學儲材之意謂何吾泣郡兩年熟視諸士終必免此但期無負侍御公美意益効忠告詎如疣而贅附耶予曰大夫之言發予所未發亦善發侍御公不言之旨由此昆陽得與武城並傳則絃歌之化其聞愈遠科名



何足計耶

段尚雲白龍潭記

呈貢距城十里許有白龍潭出羅藏山山形虺曲石勢參差面  
案琴橫兩臂分抱山腰洞闢狀類龕扇而寥遠莫窺所止惟見  
苔痕蒼翠滴乳離奇左流泉石沙渚鄉人嘗有從日室入者潛  
行百二十步壁間石鯨鱗甲風氣清冷心怖而返洞口巨石欹  
危可五六月人跌坐俯瞰遊魚投飯飯之羣然競至聞語聲則逝  
頃之復來令人悠然起濠上興躡路憩小亭山水之間又可寓  
醉翁幽意潭之泉大則渠細則澗分支別派灌溉田園殆不知

其幾千萬頃折旋餘二十里放乎滇池其所被有如此舊立廟  
省神每歲三月邑侯往祀萬曆癸未以後日漸傾圯久之蕩然  
丁亥春任軒聶侯如期修享見而咨嗟謂茲潭也以龍名而利  
溥一方龍之爲神不誣矣苟屬意於民必崇祀之近雨澤不時  
民憂滋甚意者神其未妥與於是割俸倡捐鳩工命材揆日興  
作若堂若門胥以四楹墜繪如舊而加擴焉兩閱月聿觀厥成  
夫五嶽四瀆聖王有秩祀焉凡境內龍潭守令例得祀之侯茲  
舉旣報功且祈年不但利泉已也是歲秋大熟神之惠也侯之  
功也然民知樂其樂而不知侯之憂其憂侯知憂其憂而不知



民之樂其樂也侯襟宇軒豁每明禋畢與賓僚把酒臨流冲澹如仙然而澤潤生民隨處充滿繫我士民之思如潭水之行地豈有涯哉

包見捷蒙自白謙渠記

去臨郡之百八十里爲邑曰蒙自枕騎蓮灘與日南界蓋重地云然環郭以外極目灌莽無川澤陂塘之饒田作者仰天雨而舉趾稍旱則桔槔靡施漚汲亦涸識微之士控擲而談水利計無復之萬厯丁未王侯爲政明年政和民乂以其間召三老楊德宏等謂之曰吾聞邑東上游白謙泉者以林谷蒙翳細民未

知其利棄爲漏流已耳奈何濬鑿之是憚而不以漑瀉鹵爲若導予予往視之乃郊行二十里援蘿披棘上下原坂得水所從來蓋兩山夾峙泉流湔湔中有三嶺峻起皆大石廣輪數丈如布壇席者可三里許侯笑曰是天作之渠也毅然捐俸首倡其事始於戊申春三月集工畫程築爲隄高十餘丈廣二倍深四十餘丈長三倍之鑄鑿三嶺幾什之七功漸就緒費頗浩繁侯始以聞於部使監司請借積穀若干石咸報可更檄助贖鏹二十金於是衆心競勸楊德宏以土夷舍補者習知白謙水源通塞處侯聞色喜命賞勸使導果得洞口不二里而近乃乘瑕攻



澹泉  
堅雍蕪決淤陸省鑿之半澤省隄之半平水穿山腹始涓涓流  
已而奔騰澎湃如輪甕盎以入轉車轂以出順流而下直達縣  
郭注之泮池環如鑿帶墾闢灌溉田畝無算嗟乎以予觀於天  
下事所由廢興未始不成於能爲而以逸豫墮也以叢爾之邑  
所綰綬而奏者幾何持籌而議者幾何肘腋之間而任其地斥  
鹵也乃侯決筴一語不搖道謀不動帑餉斷而行之議不旋踵  
而渠成焉自茲雲雨生於畚鍤金湯隱於隰畛蒙邑巋然增重  
矣昔鄭渠名以史公楊堰以召伯惠澤所存聲稱至今彼循舊  
迹引鴻澤不愛財力以究厥施雖心計精亦機勢然也誰與侯

之卓識雄斷能以落落難合之議子來衆庶財不踰千役不踰  
期夫僅滿萬而建百世永賴之利哉侯名邈楚京山人

王元翰甯州鄧侯革鄉夫記

天下事最忌乎徇人情戕民命其啟端微流毒烈而徇情之人  
不及睹乎流毒之烈也天下事莫難於歸久假釐極弊蓋耳目  
之熟執爲例而徃常之人不樂聞乎例之更也滇之有甯一黑  
子耳所隸三鄉糧賦重於他郡而四山夷砦專隸土司以應兵  
役一切差徭征呼流官不得而與焉蓋鄉民之不兵與夷民之  
專兵流土之設所從來矣嘉靖間有徐君者來守茲土以監軍



武定計糧派夫數十名自衛隨以其夫送土司作扛擡蓋軍中  
偶爾私情已也不虞相仍至今數十名不已增至於百百名不  
已增至四百徵檄一下追呼四出僱募騷初爲有田而軍田  
已盡而軍不休初爲寄寓而軍寄有差而軍不免剜肉醫瘡鬻  
子招募驅鋤耕負販之民供夷人鞭撻之役非用之以荷戈執  
殳也非借之以摧鋒陷陣也既不奉乎朝廷之命也又不准之  
上官之文也是不可以已乎况有功則土司獨當其賞衄敗則  
鄉民先受其戮黃沙白草枯骨青燐盡是無辜之冤鬼不知此  
輩胡不羣噪而仰訴之於上帝也萬歷末王君麗陽以滿考左

遷嘗餽及於是乃端未發以意鉤之反邀之以必不可從之事  
坐之以必不可居之名概郡士民之公舉盡闕以他腸而一筆  
抹殺矣嗟嗟當數窮勢迫之秋何堪此助焰生波之慘幸有鄧  
公來繼王君吾州士民咸號訴之而鄉紳之在京在籍不謀同  
詞獨鄉兵等反噤不敢出一言苦可知矣公曰吾固知此爲傷  
手之割也第前人弗爲而我爲之則彰前失卽吾爲之而有人  
不樂爲之必掣吾肘然吾知吾民而已天下有理理窮則必變  
清夜有心心切則能動何可以成敗利鈍較哉一旦呼集漢夷  
多人廷折是非毅然詳請盡數裁革於時撫按守巡本府諸公



海繫  
各各善之批行具如公指裁云公悃悞無華沖約自奉而事關  
民生利害士氣綱紀則奮身任之大節凜凜毫不假借甯之君  
子小人惡能一日忘公也或者曰士兵兵也鄉夫兵於兵也總  
之爲王事何分夷漢今裁兵於未用兵之日恐復兵於再徵兵  
之時予曰不然士兵別無差役只有出兵一事以爲王民舍此  
則化外矣鄉民則差繁賦重已不堪命安能更派之爲兵且全  
滇所無獨甯有之旣已拂乎人矣况上帝好生民命至重必欲  
強其非分而使之傾蕩死徙則又違乎天矣拂人不義違天不  
祥不義不祥曷其底止吾不知其他矣公西粵宣化人名一繡

號心月甲午科貢士

張憲洱水神祠記

洱水神廟在水之西涯嘉靖七年兵憲姜公龍作樓於廟近水  
而門焉登梯而檻焉額曰浩然之閣志觀也退五武爲屋五楹  
曰普德之堂志神貺也先是春三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民幾失  
秋公憂之靡神不宗詣廟禱未竟少女風拂拂起蘋末旋車隄  
上微雨灑蓋農人歡呼大雨連三日四郊霑足民以爲公蒞是  
邦屏除寇盜燕及於神公因順民心而宏大神之祠夫年不順  
成八蜡不通以凶年而咎神則必以有年而德乎神矣季氏旅



於泰山孔子非之則山川之不能無神而神之不可諂也明矣  
公之是舉務民之義莫先焉乃爲之記

曾高捷新建玉皇閣記

安南蔣公刺賓之二載政清民和歛然快也惟不憚文運之久  
湮曰人才阨塞極矣當爲諸士振之然吾瞻矚山阿皆蒼蒼鬱  
鬱而西嶺尤傑然是宜鍾靈特後隴較孱弱耳若爲閣以壯之  
士其當有興者乎乃躬自營視陟巘降原從州上里許得基維  
良遂議建閣於其間議者以爲工重且大資當取給於富豪公  
曰允若茲是厲民也善者從民心之所欲而奈何其強之於是

首自捐俸士民感公誼亦競相勸勉不三閱月而棟宇大就於  
是谿之平沙漫流與夫岡隴樓埠皆出於履舄之下其環而四  
峙者左右馳而蛟龍走者若跪若立若趨若仰皆有環拱捍禦  
之狀西揖峭嶺亦儼然趨迎從城中仰盼則屹然增一屏障州  
士王子御乾果以是年秋舉於鄉衆競頌公之神請爲文祝之  
予曰子知閣成而王子應奇矣然邇延綠野遠混碧天登覽之  
勝爾諸士亦常領其槩也乎予嘗從閣下盼州城有若赤子在  
抱而馱足之農與行饁之女以及斧楊之樵無日不出於其下  
後有愷悌君子見此將曰是皆上帝赤子也其思有以字之彼



夫志士文人翔步凝眸見西山爽氣在我襟袖舉攬萬類俯若  
示掌煙景變幻謀目謀心其感憤思興當有不可勝紀者矣至  
若端人正士抒誠王家環顧此閣之巍然崛起不騫不斂其亦  
有特立不撓爲王屏翰之想焉是皆仁人無窮之賜然則閣成  
而佳氣蔚鬱山川效靈甯獨秀發於王子而已乎美哉蔣公明  
德遠矣夫當文運久涇之後而銳然爲士子更始公之篤於士  
也又不因是以厲衆公之仁於民也工以春興士以秋捷公之  
神於識也至使登覽者生慈祥愷悌之意激忠君愛上之心則  
愈見公之宏於錫類矣是宜爲記

傅宗龍重修法明寺記

嘗觀運氣畢張人心靈動賢士大夫帥先董正以教者英碩彥  
信服景從以善在上善政在下美俗考風者所嘉與也余自解  
組歸杜門却軌幽討三聖一燈之旨閒從一二衲子屈指梵天  
名勝維昆左筭等峯高幾與碧雞爭麗東望鬱葱意將有人起  
於其中而未敢定其候也適有蜀僧圓慧者以重修宜良法明  
禪寺丐言於余詰其由知爲祝釐重地詳其事則經始於丙寅  
落成於丙子其捐俸引導者邑侯楊公述明溫公調元宋公階  
吉實尸之邑子弟率謹唯命者半邑中夫是利稔聞創自漢興



於唐興寬僧再興焉復漸就圯茲者鐘樓增壯雲堂爭麗大士  
有閣伊蒲有饌門闌西折而北望鍾靈蓬萊諸峯心目灑然一  
變此之構宇恢局及丹堊元黝悉慧勤其緣遡其鳩工庀材之  
日正邑士卜遷巒序伊始之年也今聖宮翬翟乎上斯刹拱峙  
於右洪鐘戒曉高呼振嶽飛甍齊雲浮圖干霄舍利映文章競  
爽豈非洋洋巨觀也哉然而捨心殫力可謂勤矣宜良人士何  
以得斯蓋聖人隱發人清夜之思因以神其教慨塵勞幻夢中  
自非因明覺悟且求一念庶幾於道而不可得又誰能割蠅瘡  
驚逐之垢以成茲淨正緣乎如宜良人士者我是知其難矣於

焉人文蔚起後先焜耀詎非以般若心應宰官身為得度數至  
若祝延萬壽遠暢錫風又其大焉者矣是為記

傅宗龍普照庵記

武定城東二十里許地名的多峯翠萬重泉流九曲其西南一  
山峭壁蒼松望之慈雲碧映慧日光浮者普照庵也庵之僧性  
用性寬儒質來自睽詔卜此結茅而居時檀越星安董君知其  
戒行不二遂為倡募創建殿堂廂廡一時好施之士相與有成  
且置常住田若干畝為庵計永久夫照以普言言無所不照也  
佛氏一切皆空照且渾之普於何有雖然惟始於空而能無所



照能無所照而能無所不照彼夫照古今而不尸其名照宇宙而不耀其采照醇良而善根愈植照黨邪而匪萌頓消城狐社鼠之匿形也南畝西疇之大稔也山林澤藪之咸若也洵無所不照而又莫得其所爲照也則空矣惟空故照惟一切皆空故普照其是庵命名之意乎卽以爲是庵碑記也可

張含適齋記

雲藩參伯子朱子以適名齋命記於禺山外史張含含曰古之君子適其所適不適所不適衆人適所不適不適其所適然吾不知夫適之爲適也不適之爲適也適之爲是而不適之爲非

也適之爲非而不適之爲是也適乎己之爲適也適乎人之爲適也惡乎其所適也惡乎其所不適也惡乎其適而不適也惡乎其適而適也然吾亦不知夫適乎天之爲適也適乎己之爲適也適乎人之爲適也孰爲非適之道也孰爲適之道也孰爲非適之道也孰爲適之道也忘乎人適乎人也忘乎忘乎其至人之適其適而復其性者乎適之適皇皇朴朴渾渾闐闐適乎天已無不適也適乎人已無不適也適乎己已無不適也適道得而天而人惡能適其適吾之所以適其適者乃吾忘乎適而自無不適其適者耳君子何



海東  
邪嘗聞古之至人天而不人適而不適所以之天也適而適之  
所以之人也夫適而不忘非適也乃漆漆乎橐橐乎綏綏乎夫  
何適夫何適適全其真者也真精之至者也真蓄於內而後神  
動於外無適而不忘也無忘而不適也適乎忘乎忘乎適乎忘  
之至適之極也匪忘其適也併忘其身也身忘而後適志也是  
乃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不勞也非運行不息考載成歲陰  
陽往來生生不窮奚弗勞夫勞者道也逸者事也譬諸君垂拱  
而治逸也一日萬幾不勞乎故曰勞者道也逸者事也天道君  
道若此則子朱子適乎忘乎勞乎逸乎必洞於一矣或者曰

子之言適也渾而闡也充而遽也凝而神也吾恐子朱子之所  
以適其適者弗若是亡其莊周然乎曰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  
適者也曰子朱子苟若或者言如其適如其適莊周者貴沖虛  
寂寞之道偏而固者也子朱子悅周公孔子之道通而介者也  
苟適人之適適也自適其適適也忘其適適也不忘其適適也  
無往而非適也無適而非道也是道也勞而逸逸而勞者也殆  
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不固也不膠也此適之無所不極至焉者  
之道也苟執一求適適愈不適傳曰執藥治病藥亦是病此之  
謂與夫子朱子學也嗚然哲之人也高也渾然粹之邵也必喻



於是必喻於是

此文有莊列機軸最爲奇雋朱公名方字良矩浙之永康人  
在官清介有古風而急流勇退固不虛之贈也

升庵先生原評

此爲禹山變調然通體靈雋自是辯才無礙

### 李元陽游石門山記

石門山在點蒼山之背嘉靖甲寅春予約雪屏趙中丞史城楊  
江津遵洱河歷天橋出宿漾濞村翌午至金牛屯飯當孔道有  
石如牛村因得名騎向石門亂石夾荆榛至則兩崖壁立青蒼  
萬仞若門焉予窺其中萬松參天高巖蔽日陰森窈窕深幾十

餘里窄處如鐵峽廣如桃源兩岸石苔不可著足南岸峻削石  
髮蒼蒨北岸亦斗絕然石上負土松塹之際可亭可廬流泉穿  
石往往成渠有頃但聞水聲淙淙如鳴琴珮玉林際鳥語素所  
未聞令人起絕粒想東一峯尖削積雪未消正臨壑上時日亭  
午蒼翠中植一玉筍與壑中水石相爲照耀忽驚飄從空飛墜  
聲如鉦雷凜乎不可留從者扶挽而出有野老來告曰壑底少  
人行須從高處俯視則壑中景物不能遁藏矣予三人乃折東  
北緣坂而升數里至一寺汲泉瀹茗少憩又東一里有大石四  
面如削村人構亭其上今廢矣又東南升三里至仙真閣閣南



有石洞洞前石檻可凭則見向之石門在其西下視數千尺或  
窪如盎或方如槽黛蓄膏淳不可名狀微風度壑如怒濤擊撞  
卽向之雷鉤處也因坐洞中賦詩小酌二道士獻盤藪不知其  
名嘗之甘食盡二公曰聞此山有石巖侵曉騎行三十里遙見  
一物如白蓮擎出翠微中僮僕皆謹謹騎者加策輿者努挽至  
則佛宮倚巖而構以地計之當在點蒼悉達場之背四望空闊  
心目豁然便有御長風凌倒景之意雪屏曰昔者觀於大壑則  
思守獨乃今觀於綿渺則思遠遊二者將何取衷哉史城曰昔  
所見者與故思深今所見者曠故志大勢使然也予曰境變則

體殊情生則志隔皆有乖於聖人之常者也得其常者安安而  
能遷輿曠遊守非一非二矣二公首肯遂下山由捷路行至繩  
橋爲漢求葑醬之路至湍溪爲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地今失  
其處比入漾濞已黃昏秉炬行八九里宿尹氏村舍明日早發  
途次見急湍怪石輒停輿坐玩薄暮復至中丞宅留飲乃別  
李元陽遊花甸記

花甸在點蒼山西北深谿中距城七十里一日楊子壽過予道  
花甸之勝予因治暑雨之具明日庚申肩輿出郭北行十餘里  
時海色山光殊覺健人乃舍輿乘馬又十餘里吾弟元和輩尾



焉而來日欲晡投聖元寺炊則楊參軍春江已載酒寺樓遂相  
與嘯歌月下聯榻而宿辛酉偕春江山行十里入萬花溪羣卉  
誠不可名辨云又五里至風吼門皆緣翠微行夷則騎歇則輿  
險則徒步至元武祠春江先登曰此山如龜如蛇盍少坐以息  
僕夫瀑絲濺衣頓覺涼冷復行五六里折而北豁然夷曠平甸  
二十里淨綠如拭至此則騎者騁弧者射步者躍倦者歌如起  
塵世而登雲天也甸之東西皆連岡西岡層疊如雲梯東岡壁  
立如掛榜萬木陰森千重蒼翠奇花濃郁秀垂纓廣甸之中  
水竹區列游人來往度竹穿花既過一區復見一甸既度一甸

又見廣原曠而奧奧而曠如此者四五乃達白鹿岡下世傳白  
國道人隆祐禱于此修鍊騎白鹿仙去岡因得名岡東里許兩  
山如壁中夾一川袤十餘里廣近百十武其間雜花秀木丰茸  
葳蕤石蒼蘚翠窈窕修迥有若門焉其北谷則與人境隔絕矣  
按野史謂此中古有四村曰黃熊窩曰狼香曰杉樹曰乳牛墩  
當世高蹈者居之在晉時爲吐蕃略地遂無居人北行里許至  
銅屏山山下有南潭水如澄墨其深莫測岸有蒲草輒厚可坐  
方解鞍樹陰見子壽與一道士挈壺漿來僕夫吹笳與樵吟牧  
篋遙應互答諸人擊節相快頃之潭陰雲起衆愀然向白鹿岡



下誅茅圍火而臥壬戌登岡頂指東西岡而問焉東岡之跡曰  
羅漢堂曰禮拜石曰石鼓寺曰醮斗壇曰伏猿巖曰寶光石曰  
洞簫巖曰祈年石西岡之名曰望海曰香柏嶺曰石鼓巖曰分  
水嶺分水嶺則觀音大士輦巨石灑水西注鳳羽鄉灌田百餘  
頃改無益就有益誠神功也飯罷別子壽馬上作花甸行寄之  
將出甸回望白鹿不勝戀戀出溪至宏圭山稍坐觀洱水萬頃  
澄波少焉月出客浩歌有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之句予疊而和之乘月下坡度溪與春江別託張氏莊宿焉癸  
亥過遺教寺村老攜酒杉苑拾松毬煮醵壁閒讀古碑字有鐵

畫蓋法書也僧曰夜來塔放光今日客至願留題因書壁而去  
李元陽遊雞足山記

雞足佛書驚嶺也鎮西洱河之東北隅孤聳天表南向頂平其  
下分三幹蜿蜒奔放據形家言稱雞足云由葉榆陸行八十里  
至白石庵由白石庵至河子孔過福緣寺不由洗心橋以路迂  
也福緣一名接待由此上傳衣寺乃佛大弟子飲光迦葉守佛  
衣以俟彌勒因以傳衣名寺高僧天機創於前海慧葺於後故  
鉅麗不衰也曩先君曾與僧徹空建庵名曰淨雲院清幽娛人  
遂與瞽僧劫空夜話恐從遊者衆有妨靜賞屏去其半由傳衣



西南經萬松庵少憩西至華嚴寺主僧真圓有戒德其徒皆率  
教一山所不及也與談久之北行里許至龍祥寺又西南過放  
光寺約四里皆由岡脊左行礮谷春淙巖壁在望相述右路低  
陷無此景物乃知前途不一在人擇取耳放光寺爲常年放光  
之地上直迦葉石門以風水向背言之蓋胸臆之穴餘諸庵院  
皆在山之肩臂矣舊爲灌莽所據嘉靖丙午余與壻吳階州懋  
來遊從大頂下視見之因謀於山僧圓惺以田金與之閱十年  
落成余弟元春元期元和各鑄一銅像奉安焉惺有信力勤儉  
種植之利足以垂遠余三度來遊值冬春不見光相此來正當

六月擬東坡顛神觀海市故事詣巖殿致禱俄傾見兜羅錦雲  
緬平如掌漸次大地作碧琉璃狀浮大圓光外暈七重每重五  
色環中虛明如鏡觀者於鏡中各見自身毛髮可數故作舞蹈  
而影亦如之及詢其何以各不相見則僧云攝身光也有頃光  
沒風起壑中雲氣散盡林巒改色鮮妍奪目復出一光其景如  
虹其圓如暈僧謂此光乃佛現也極難得遇須臾卽收同遊有  
老者云昨平雲上現二銀船檣柁皆具往來江村沙浦中如人  
棹之但不見人然則光非一狀也寺西北六里有化麓等七寺  
皆大梵刹游人罕至余曾遊今彷彿在目不復往遂登袈裟殿



其迦藍甚靈異余初來遊時單騎入山僧故不識是夜殿鐘自  
鳴者二僧起視重門皆閉謂其徒曰土主報鐘必有異曙色初  
昇余至寺門僧迎見爲余述之殿北巖龕爲楊黼修行處又西  
上兜率庵行僧萊關主建集僧煉魔今道月居之不失其舊庵  
北石下出冽泉上下諸庵皆賴之以食又上鐵瓦殿主僧圓成  
所建殿後有袈裟石青石白泐果似傳衣制云高僧圓清卓庵  
於其側余玩坐至夕臥不解衣人言此處五更見日出驗之信  
然蓋雖無雞漏然四望沈黑東方未明之時已見紅光流焰假  
赤日黃河紅日徑丈許躍然以起須臾卽漸减小矣此與衡岳

日觀峯相似凌晨脫鞵著履上猢猻梯時覺石動而未嘗落足  
其攀躋而上也膝嘗點胸後人之帽觸前人之履然有快欣而  
無勞苦也梯盡處爲大悲閣僧曰且止此處可以四望過此則  
風勁不可久立矣如其言班荆而坐蒼洱塔廟在空濛中如世  
外壺天五百里外山川皆在足下未卽登仙亦足自豪旣至大  
頂普光殿工作精好大愜予懷俯仰今昨追維存歿昔時玉溪  
石大參簡卓庵王僉使惟賢高泉謝大參東山野庭羅部使瑤  
賓巖何大參鏜皆相繼登頂以書抵余曰大頂無殿其補作之  
合如諸公命僅建一殿以塞責不圖今日恢宏至此恨歿者長



往存者不再見矣江山千古登眺須臾勝蹟既留音容在目因  
鐫石以記之出殿而西行剛風灑氣中歷虎跳澗仙碁石過一  
草庵西南至拜佛石下臨千仞可坐不可立余正德間嘗築室  
讀書今故居猶在自撫頽衰尚能此住耶辭僧下臺至曹溪水  
水上有曹溪庵庵前小坐回望拜佛石有飄然遠舉之想又東  
有八功德水水出飛崖下僅容一瓢四時不竭世傳羅漢修行  
處留此聖泉理或然也東行有石竅故老云異人以咒術收蛇  
在中故一山無蛇又前至迦葉門卽尊者守衣入定之洞天也  
俗呼華守門聲之訛也中函一坵彷彿城門狀以今觀之則另

崱峭壁耳野史載唐時有神僧小澄者訶門訶然中開入已復  
閉語雖不經及觀記傳所載洞天福地皆在人間非明眼不識  
嘉靖間一僧自遠來徑投石門結草庵以居自約苦行住三年  
滿而去期滿之夕夢石門忽開中有多僧延之使入殿宇金碧  
門上各有金字聯惟正殿金鎖不開右堂衆僧皆默坐左堂如  
齋廚設供謂僧曰汝無去得乎僧曰吾有願欲遊名山今尚未  
得住也言已而寤猶記對聯識而藏之世傳竹林寺在匡廬余  
向遊匡廬老僧指曰此處遇陰雨之日忽見一寺金榜曰竹林  
寺廊下有看經僧庭中有旛竿厯厯如白晝移時乃面石壁一



無所有其事大率相類迦葉門巖半有泉僅容一盃日有異鳥  
飲之鳥來必雙至二十雙而止四時皆然鳥無增減水無盈縮  
嘗有人貼壁結樓取泉自供夜夢神人曰此金雞泉爾不宜見  
擾明日樓災遂不復構余與客藉草坐茶罷遂遵舊路至玉皇  
閣一名聖峯寺寺僧天心有禪味遂過宿明日歷海會庵觀音  
庵寂光寺千佛閣乃至龍華寺此寺殿閣宏麗寺旁庵院十餘  
所因止宿徧觀焉又東里許至石鐘寺乃一山總會處寺東稍  
南有茶房有瀑布水正東有鉢盂寺北行里許為五華寺一名  
小龍潭東五百武為羅漢寺一名大龍潭東北三十里有二洞

皆名迦葉洞一在山麓二月土人作會一在山腰草木蒙蔽非  
土人指示不得其處二洞各深百餘步中多奇石雕鏤巧妙絕  
類鬼工不可名狀余遊四方凡有洞必不遠百里而造焉觀於  
此洞則昔之所見皆不足言矣至此為鄧川界遂由此趨上關  
而回路人云初入洞由河子孔上一路至石洞林樾雄深正對  
巖面其石上有古人朱篆至今不滅余倦不能往假我數年更  
卜重遊耳

李元陽浩然閣記

天下郡國以山水為甚然必山有異狀與羣山不侔水有洪濤



與衆水迥異乃可得稱名山水焉大理爲郡山曰點蒼漢書名其狀如扶風太乙者是山聳列十九峯橫互一百餘里如郡之枕屏然水曰葉榆水經謂自縣北而來遶縣西南而出者是也碧瀾萬頃浩浩蕩蕩如郡之襟帶然嘉靖九年庚寅太守洪雅楊公仲瓊始於水上建此閣題曰浩然落成之日招成都謫史楊修撰慎與陽同來登閣而望則見羣峯洗翠疊嶂吐雲夾澗之泉垂虹噴玉而浮屠紺寺掩映於松杉之表溪槃霞構參差隱見疑有隱君子在焉可望而不可卽也旣而授几而酌把酒臨風蒲帆與島嶼縈迴漁艇共鷺鷗上下白濤風起綠野烟橫

駕孤鶴於長空覲飛仙於彷彿蓋不知身之在人世也太守作而言曰興者廢之端也今日之遊以茲閣而盛而茲閣之永將不在於二公平豫章之滕閣九江之庾閣巴陵之岳陽吳興之消暑宣城之疊嶂彼亦樓也獨能馳聲於宇宙不爲風雨所撓剝不爲歲月所消亡者以韓吏部白太傅范文正王子安諸名賢各爲記述而取重於千古耳以今浩然之在葉榆視彼五樓會不多讓然則侈記述以壽茲閣者微二公其誰與歸於是修撰作海風行陽爲閣記

李元陽雞足山賓蒼閣記

真紫

八之九

藝文

卷



雞足遊觀之勝在華首一壁然遊者往往並壁而行視壅於壁  
得其十之一而不見壁之全勝也大頂南行里許有盤石出於  
絕壁之上可以坐嘯又名拜佛臺一登此石則華首千仞蒼然  
起於東北令人意動神悚全壁之盛舉在目中遊觀之瑰無有  
出其右者因出貲授僧命建一閣讀書其中頃之閣成雪屏趙  
中丞題曰賓蒼言閣爲壁主也徐而物色之橫絕地維如細柳  
淮淝之陣示我以勇其頓挫起伏千態萬貌如上林長門之賦  
示我以文其峻拔不可逕而造又如陳蕃之榻李膺之門示我  
以介其止不阿如古純臣之立朝示我以忠其靜不言如古聖

賢之授受示我以道登此閣則石壁擁雲而來泉聲樹色無非  
示我周行也大哉賓乎命童子識之

李元陽清溪三潭記

溪在點蒼山馬龍峯之南水出山石間湧沸爲潭深丈許明瑩  
不可藏針小石布底纍纍如卵如珠青綠白黑麗於寶玉錯如  
霞綺上有墜葉鳥隨啣去潭三面石崖其淨如拭觀玩久之乃  
側上左崖石罅中避雨而坐俯瞰潭水更互傳杯不覺盡醉右  
崖有禹穴二字太守楊印峽所刻出潭東行見石上流泉漸靡  
成渠最滑不可著足中潭深二丈許以水明見底人多狎易之



不知其叵測也下潭水光深青色中潭鴉碧色上潭鸚綠色水石相因水光愈浮石色愈麗緣溪而出水之所經因地賦形圓者如鏡曲者如初月各有姿態皆可停以賞其趣焉余每至溪上穀紋壁影印心染神雖出溪而幽光在目樵唱在耳累月不能忘此溪四時不竭灌潤千畝人稱爲德溪云

李元陽翠屏草堂記

李氏中谿叟自嘉靖壬寅葺崇聖寺垂三十年始得竣工乃枕峯腋寺作室以居名曰翠屏草堂蓋蒼山十九峯列嶂凝翠四時不改堂實當之得山之勝於是乎最延庚作樓俯瞰洱河碧

光奪目題曰檻湖延壬作榭望見川源野色入簾題曰綠野前作一亭以停杖履題曰曲肱後作一臺以舒眺望題曰豔雪又有水月方丈蒼霞別館梅塢桃畦而竹坡松逕池運交錯不可端倪開東牖以納旭敞南甍以受和木無丹漆之華牆無丹堊之飾素屏木榻瓦缶陶甕隨力而增率稱是焉樓上置櫺藏儒釋老莊之書約三百餘卷香一爐琴一張酒一壺登樓開窗岸幘解帶碧波在望青甸如拭取琴作商聲三五弄小童進酒無量微酣而止步自樓背升臺看山雪壑鏤銀朱夏猶在山腰白雲宛如束帶斯時心曠神怡不覺放歌聲滿天地老衲羽人白



眉垂頰出自竹煙香霽之間持茗來餉相與茵草枕籍如夢如  
寐不知天壤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中谿叟今年八十有四耳  
目四體未至衰頽宅邊有默遊園風雨沍寒頗堪游息年及首  
夏卽出北郭追涼風濯流湍蒼山諸溪澗泉石勝處背琴攜酒  
日以爲常或有客無客聽泉坐石必日落而起或乘月乃歸歸  
至草堂過干松岡出芙蓉池修柯戛雲低枝拂沼蔦蘿駢織灌  
木陰森閒窺潭影惟意所適期在無眠夜半樓棲溪聲遞響如  
有鳴鶴天籟蕭蕭令人悚然起聽目冥境寂天地之情了然元  
會乃知死不相干矣唐人詩有云此身只合僧中老予嘗言復

此言清泉白石實鑿我心

唐堯官晉甯州風土記

按晉甯古滇池地今爲雲南支郡在晉名甯州在唐名昆州蒙  
氏名陽城堡元稱晉甯我明興仍之不易云山川融結秀甲西  
南左盤龍右望鶴玉案前拱滇池互縈平原莽畧田疇相接說  
者謂風景大類江南大堡大壩龍江三水合於西城外二里許  
逶迤入海若正練然因橋其上曰四通倚柱望之蜃氣隱見黃  
雲萬頃縱觀寥廓豈直民無病涉已哉盤龍山故有梵刹乃元  
僧崇照至正時所創建者草樹葱蒨泉谷窅邃蔚然祇林之一



勝僧持戒苦行規成妙覺今遺軀趺坐塔中儼乎若生縉流稱  
之爲蓮峯禪師並盤龍而寺者若萬松若羅漢瞰滇池而寺者  
若海寶若金沙或以峯巒取勝或以波濤壯觀而海谿山麓金  
精神馬蹄迹與異人牧牛滇池牛飲而化爲石者又其特異者  
爾蓋晉甯編戶漢夷相雜自國朝修治學宮而奮迹制科通籍  
朝著者代不乏人然亦有雅操鉛槧抗志肥遯以博名高者余  
太史學藝記云文行特起之士間見迭出信矣邇緣徭役日重  
棄儒習而充掾吏者一倡羣和欲其闖闖詩書難矣卽舊所稱  
俗純訟簡務本力穡者奈何不因刀筆舞文之徒染之而一變

邪梁山石門之間曩多烏合之衆而繇石魚以逮大堡三營獠  
賊往往出沒其間迄今二十餘年烽候不警而民獲安枕者二  
哨防禦之力也郡去會城僅百里商估陸行者少暮掛帆而朝  
達雲津可省負擔之勞滇故饒象貝文犀金寶諸珍奇之物然  
非郡產若蔬果魚鰕之利遠邇咸仰給之每值春明景熙花卉  
殷繁繞郭而遊者祭若霞錦眩目楊太史慎詩云雲連呈貢雨  
花發晉甯春蓋亟賞之也所深慮者瀕海而田非不衍沃其灌  
漑率取給於堡壩一河然源遠而流細若天旱雨少卽厥於野  
亡生稼矣郡自成城後數十里一望山楮萌蘖不生亡論工師



難於取材卽寸薪若炊桂耳然則豫濬鑿以瀦水廣種植以畜材誠百世居民之大利今日之所當亟講者矣

晉甯土俗多以莎草繩松茸繩供爨若薪炭則絕不見有入市者予侍先大人學舍凡四歲戲語諸同學曰朝夕必需之物而纖纖如是再三十年爾突將不黔矣今閩山人此記迄今已逾三百載未聞此邦人真斷炊具山毛溪毳皆堪備用始知地之廣厚誠不可測也

範記

楊忠亮石屏名勝記

鎮之石屏四山環巾略無隙缺西峯鬱崔蒼翠迴翔盤舞東南

一帶清森縹緲纍纍如貫珠北只乾陽一山崇隆綿互不作縱橫而體勢雄重州治之東有異龍湖映帶城郭周迴百五十里湖之中流三島浮峙東南山有九曲每一曲湖水斜入山出一岡以逆抱之其中層巒疊嶂屈蟻相向主峯蜿蜒而來駐於山麓所謂長虹飲澗大率類此余每扁舟湖上把酒誦赤壁賦固自可人漁翁舉網一捕得四十九枚雙腮呀呷有撥刺欲飛之狀因起而浩歌輒浮數大白人世塵想前洗殆盡乾陽洞居山之最上仙宮花梵不甚華麗而倚檻足供延賞登者芒躡而進約十里許至則山川城市如列畫圖煙霞吞吐在隱現明滅中



飄飄凌虛御風可俯視八極矣夫宇內不乏名山勝水求湖島  
之時秀洞壑之開朗恐不可兼卽兼之未必具美石屏越在南  
服山水曾不得擬於峴山鏡湖之勝限於僻也倘遇騷人墨客  
以吐發其幽異安知不身隱而文著乎由此以觀名都巨邑雖  
有山水必藉其人而後傳若騷人墨客又巨靈河伯之曹邱生  
詎可少也兩者耦之則雙美畸之則孤芳揭之則色闇雖山水  
亦有幸有不幸焉嗟乎幸不幸不足爲山水輕重有幸有不幸  
不得不爲山水發一慨也古今英雄升沈顯晦倘亦山水之有  
幸有不幸者乎余屏人也屏有佳山水懼不表於世竊比於曹

邱生以俟後之探奇者

王元翰孤山遊記

孤山注一巒于銀鏡中或沈或浮乍明乍滅特焉而無與助者  
直指鄧壺邱公偶陟其巔嘆曰彼金焦安得獨美于長江乎遂  
更名環玉山賦長篇以紀之而山益重今秋余張順帆三宿精  
舍見澄湖凝綠真與瀟湘鬪色而金蓮玉筍撫仙諸峯飛眠掩  
映繞碧呈黛始信環玉之名逼肖又恍然此身如坐西湖南北  
兩高峯間少焉鐘動月上波光月彩自相摩盪則金紫閃爍狀  
不可名生平看月自洞庭秋霽以外此爲大快吁佳哉然猶恨



山巔固平平無奇也或曰茲山之勝不在頂而在麓于是晨興  
飲罷爰命小艇三繞山麓凡一水一石一壑無不領會森奇古  
怪都非塵世中品因謂游環玉者非破巨浪乘皎月周遭其麓  
不足以窮此山之勝他日誅茅容膝斯亦不佞投老之菟裘矣  
此乃撫仙湖中孤山也具茲奇境異日當拉段可石作東道  
主繼先生而往觀之

王元翰我眉遊記

乙丑四月初二日抵嘉定覽凌雲已嘆蜀之佳山水果在嘉州  
因自諗三我名勝甲天下茲儼在咫尺顧却步放流得無貽笑

山靈乎爰與陸懷溪孔自成訂遊期而開兒在傍口卽不言眉  
宇有躍躍色余知是子遊興倍乃翁雖稚弱不任勞然當乘其  
知識未張時使胸中貯此一段邱壑他日鄙吝俗腸亦可消去  
八九則以先入者爲政遂挈之往斷肉禁酒于初五日入我眉  
縣桑禾蔽野清流界道步步與我山揖讓彼令茲土者真仙吏  
矣初六出縣南郊鐘吼處聖積寺僧整衆出迎則登我之發軔  
行十里至光明寺會大雨止寺中懷溪自成有趨趨意余曰于  
此山有緣必不中止一食頃天霽各踴躍登輿馬上解脫坡坡  
斗峻盡處爲橋橋下水潺潺飛躍登楠木坪卽純陽殿石上刻



呂仙乩筆詩聞其劍畫紫芝洞三字在二峩不知何祠于此東  
北乃故宋皇祐觀卽黃帝問道處今廢蒲家村在觀右尚有名漢  
時蒲公睹白象而勅道場遂家焉過華嚴寺二三僧執香跪迎  
余謂遊名山令僧匍伏跪道何異花間喝道大殺風景亟止之  
途中僧夫遙指石船浮澗水中首尾俱出蓋菩薩以願行爲海  
慈悲爲楫茲豈其慈航歟稍下至歸雲寺殿高敞旋螺結頂相  
傳般巧所建不數里見大峩石巋然道右清泉繚石隙中出匯  
爲池甘冽可愛昔智者老人於玉泉臥病思峩石神水感龍君  
供送智者疑莫能致指錫杖鉢盂爲驗隨順水流出始信本朝

信天和尙常住錫于此後遊汴河漲師一喝水分今稱性天喝  
退黃河石鐫福壽二字命名甚俗爲佳石瘡痕傳希夷筆無據  
磴邊新篁萬竿翠染衣裾拂之不去登閣見羣峯拱揖各各獻  
奇呈秀令人心目雙豁神骨俱爽嘆曰此勝峯最勝處也因扁  
之曰峩峩峯聚秀題其柱曰松呼萬樹俱低影雲破千峯盡點頭  
僧喜謝以爲徧景下數武乃楚狂陸通歌鳳臺臺負石而亭石  
刻皆蘇剝莫辨升其階聞松聲竹韻猶覺歌音在林谷間蓋接  
輿不願爲楚王宰官願爲大士眷屬北折至中峯寺乃明果禪  
師化道處山水環讓亦勝地出寺未幾僧候于石橋畔駐輿見



雙溪建瓴而奔各貫一橋吼如雷濺如雪若兩龍鬪于穴中怒聲不可嚮邇余左挽自成右把開兒連臂觀之惴惴猶恐其或墜士大夫題識甚富而雙橋二字非篆非隸筆法駿逸問之知爲子房手書水合處卽牛心石形亦奇異繇此至白龍洞古德林楠木十萬八千株蒼青可蔭乃行僧別傳手植人呼爲木涼傘直上望白水寺落山固隱隱松檜間如畫會天向暮宿于海會菴回顧竹烟松靄中農家與佛刹劈翠微而居固日用而不知者此去縣五十餘里輿騎可到酒肉可至也次早僧出頒賜銀粉華嚴經書造極精架上堆八十八祖影像展數軸生氣咄

咄而眼稜皆帶出世色乃徽人丁南羽筆次早禮佛訖請觀佛牙去袂諦視大如斗金玉色約重十五六觔本寬末窄上有直道如塍起下截作水浪斜紋紋間容生舍利昔世尊荼毘帝釋祝取而供之天宮者意卽此也伺闕者靡不生歡喜想懷溪向余曰此果佛牙也耶余曰凡人以目所見者作是目不經見者生疑局于見也佛世尊視千丈那身眼如四海水廣長舌覆三千大千世界則此牙猶現眇身中物耳可以尋常耳目思議哉曩者吾等在聖水閣所見牙較小豈此固釋迦文而彼固辟支佛者耶僧以黃翰林慎軒贊相示求續一贊余許以登頂旋當



如所求冒雨而進皆舍馬就筇輿觀無梁殿渾磚所成范銅作  
大士騎白象王高大奇特冠一山上觀心坡陡絕捧夫挽曳而  
升頭反在下足反在上過初殿趙大洲學士題額于時雪不盡  
融狼籍于道行者膚粟稍平至木皮殿古有聖僧阿婆多尊者  
來禮峩眉以山水環合形同西域化城寺依此建殿苦無瓦忽  
空降木皮故得名自白水至此才二十里而天雨地溜夫痛力  
竭遂止宿禪榻圍爐燎衣徹夜雨滴不休軀雖倦而睫不交不  
知上方極頂之作何狀輿邊恨不能挂蘇釀一壺以解岑寂侵  
晨薰衣而起飯畢出門大霧四塞僅現眼前一綫路冷嵐撲鼻

寒霧沁骨已知去人世迥絕亟加半臂披氅衣忍凍而前懷溪  
自成相向吐舌竊悔挈開兒冒險開兒方色笑自若初生犢不  
畏虎哉道經小菴別刹以雨不便槩覽雷動坪在山脊蜿蜒處  
寬不容一丈巖穴中皆雷神所居上下無路非習翰飛不能入  
過者多屏息禁聲恐招雨雹而莎羅花大盈抱高數丈鬪麗競  
丹夾路不斷如珊瑚樹他山莫比其盛雷神殿而上棧道石磴  
相間錯行如鴿鑽天蛇倒退梅子坡皆峻極虛險難於登天稍  
左右望骨戰毛豎足心酸澀幸雲迷樹密不見底納心而行再  
轉三倒灣則八十四盤盡而太子坪見于高原忽焉雨霽雲平



大頂孤懸眉睫心神踴躍恨不能一蹴而詣以故所歷太子坪  
圓覺菴天仙橋文殊閣俱一茶而過老僧樹槎牙當路有僧枯  
化其中今樹榮皮合不可見望天門石方廣斬然一劈中分存  
斧鑿痕使米顛遇此當復再拜花陰中新亭翼然孤樹衲師候  
板橋曲澗邊曰此去頂不過一牛吼地少留無妨余曰知師有  
道者當再晤晴明難得機緣難偶吾其登頂乎一揖而別趣輿  
夫行不里許而至頂妙峯僧滲金殿莊嚴輝煌置絕頂處他殿  
皆以銅鐵錫或板代瓦因詢古寺何在僧曰金殿左鐵殿卽古  
光相寺也肅入五體三投參普賢大士畢卽出瞻佛臺而十方

僧俗業已喧噪候光是日四月八日浴佛期也日正中碧空埽  
翳赤曜近人蓋自入山以來時時雨步步霧咫尺不相瞭如在  
幽中暗中過半生茲若有人焉垂巨手提之九天之上而在高  
明廣大之境矣縱視白雲布滿下方平如砥白如銀廣闊如玉  
海凝定如堅冰雪山高昌國多多嶺諸峯排玉笋于塞外矚經  
臺瓦屋諸山裁青案於掌中萬里一色儘日熟玩不覺舞蹈叫  
呼曰吾將插羽騎氣翩翩而來往乎抑將駕舠縱葦出沒于雲  
海乎吾將鞭霆駕風剗人世之坎壈乎抑乘槎遡斗問彼支機  
石乎經云鋪設兜羅綿成銀色界豈欺我哉少頃小鳥蜚鳴若



報佛現衆俱歡呼扳闌下視見羲馭斜輪朱炎射景紅光冉冉  
大如日暈升自谷底浮于雲面絢爛五色初猶模糊漸近分明  
攝入人身唯各見已動搖相應不代見他人影而金橋光則如  
白虹垂天金梁互海拓紅光而十之雖借日影而起滅然世之  
高山不少山之興雲亦不少他山無而此獨現吁亦奇矣衆皆  
曰異哉吾儕守候半月餘並無是日何甫上山而遽遇此光景  
也懷溪自成皆蘇人向余曰真與山靈有緣安得攜善畫師描  
寫一幅昕夕臥遊余曰境大矣丹青易易貌之是夜月色雲光  
交注射目星斗厯厯偈人寒如冰天不能久立下臺宿于臥雲

菴次日再觀亦復如是而雲色少變矣金殿僧索書余扁曰勝  
峯銀界曰願海妙光聯曰光燦碧天七九雲鋪銀海三千書竟  
命輿走白龍潭泓然一泉世所傳龍長三寸許黑身白點有四  
爪如蜥蜴狀能致風雨夫水性從下此山去地不知幾千萬丈  
水胡爲來哉龍靈依止何疑隨按訪諸靜室皆箭筈分途莎羅  
交逕樹皮爲屋一室只一人而淨土菴較大普賢作出山老比  
邱像鬚髯古碩象王右行僧數椽綴孤石僅容三四人破衲百  
結火種幾斷贈之以截句斗米盤桓無幾再走鳳林菴與孤樹  
譚法華從地涌出品知事理雙顯亦占一絕贈之聯曰平翻素



浪瞻心海剪盡繁枝見樹王孤樹首肯小食畢草菴教宗相邀  
甫見曰王法見乎佛法見乎余曰豈有名山可以世法拘者一  
揖而坐譚之移時多醒發處以菴奉勅建有通天和尚肉身書  
皇家佛地四大字付之兩僧皆簡藏有文字解山之龍象也從  
者皆倦又恐雨復回宿菴中且辭菩薩下山返至太子坪僧邀  
入菴素饌潔精飽食訖離言出單條因書山遊鐵饅頭偈以諷  
之而下月之十有一日也險倍于上烟湖釣客曰嗟乎茲山固  
震旦之仙都佛區也一日大光明山一日熾然天一日凌靈太  
妙之天一日勝峯山周遭二千餘里繇趾至頂高一百餘里每

七十二洞乃軒皇與七十二君論道參真之處在四大中獨擅  
其大山有六異曰白雲鋪世曰佛光攝身曰聖燈夜朝曰貅吼  
陀佛曰鳥報佛現曰雪景玉樹同一山也或上雨而下晴或下  
雨而上晴或上雪而下雨晴明少陰霧多若上下共陰晴月不  
二三日故士大夫遊者或望雨而卻或中途而止至頂者蓋亦  
寡矣余足跡幾半天下所遊岱華嵩衡雞足武當廬阜少室三  
茆九蓮鐵壁銀山紅螺嶮舉無並其高等其奇者適有天緣得  
三天色兩睹光意匪山之生客乎燈必晦朔始見雪必春冬始  
奇未之逮也然遊僅五六日目擊之外如洪春坪之僧海黑水



寺之虎渡二峩峩之仙蹟九老洞之幽奧滲漏者尚多曷問其  
小者姑俟之異日

峩眉爲宇內名山與九華普陀五臺並稱予曾客晉客浙屢  
欲禮觀音文殊化現處時以塵事牽挂未獲如意九華則近  
在隔江矣又爲職守所羈無從著屐惟乙卯秋由蜀道入都  
自健爲以上高峩礙日冷翠粘天雖未曾向兜羅綿裏一觀  
佛光而三峩大勢已收入襟抱矣讀公此記猶令我回首青  
衣江畔也嘉慶丁卯 萬壽後一日記于望江縣署之抱瓮  
軒師範

### 王元翰普陀遊記

往余在峩眉放光臺上見東南一派氣鬱勃而起問之有海上  
僧應曰此南海水色星河澄霽故其氣上蒸於天耳余此心飄  
飄又在普陀之洋矣明日下山繇嘉定放舟穿三峽下荆楚秋  
半始抵金焦間丙寅正月杪至西湖于時相約浮海者不乏余  
歌招招舟子人涉叩否以見志四月初郭少伯副使攜滇僧九  
峩道人還陽至矣余曰此叩須友也少伯邯鄲人致官長齋多  
年余欲藉其力以冒險遂定盟買舟後先渡錢塘於西興驛晤  
焉爰走山陰道山鏡水屏以囁嚅爲應對十八日至定海有艤



舟相待儲待麤具者索值不多于是五六人同舟探韻設碁唯  
不置葷酒怪其舟底作魚脊形絕不類泛江湖者問之便于破  
浪也發舟後雖不苦石尤然亦不能順風張帆帆側處舟因以  
側時或以舷爲底而几案局器傾倒不常余有怖色一不知名  
僧曰海上風如此方可行等之無風然聞之差解嚴十四日薄  
暮達岸肩輿岡行三四里松竹夾道波紋盪空松針篩月神骨  
森爽真非塵世行也蓮漏未沈昏鐘報罷遂宿于普陀方丈質  
明向大士作禮曰於惟觀世音尊多劫已證明注如來退位權  
居菩薩闡教狗聲隨類伏願加被指歸覺路坐斷凡情祝畢炷

香二肅五投出寺門周觀普陀形勝見氣聚風藏山環海抱真  
釋土之奧都人天之福地不知何至有唐梵僧始闢其靈元竈  
茲盛熙明乃品其盛也而振海寺則大智僧所建大智具手眼  
糜金錢巨萬乃成此剎規模壯麗次于普陀不二十載付于  
鬱攸雖興滅其常而以形家準之沙水飛竄今其徒尚數百人  
揭席爲殿余讀其殘碑戒詞厲嚴繼之以咒詛凜不可犯益見  
此老之實載不浮普陀亦以丙戌災大士香像三軀端坐烈焰  
中無恙此豈思議所及乎去寺三里度旃檀嶺卽潮音洞石甚  
礧巖四顧無涯沙皆金色上有穴如天窗瞰下尋丈而深窅不



可測波面一礁石宛作善財童子參禮狀水名菩薩泉可療眼疾此洞菩薩示現之所靈迹甚著而凡以虔誠至者或見瓔珞端相或見白鸚鵡或見燈光上下不一而足余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不見之爲真見也西折而上竹烟紛藹中爲梅福菴卽其煉丹處丹井尚存水味清冽意子真攻莽一擊不中故變爲吳市門卒以棲迹海嶠而終英雄氣節自是神仙家風想大士千二百卷屬中又添一直諒高足矣其上爲盤陀石石圓廣可容百人上大本小不着地拳石承之作小紋升之似有浮動意前後數十石如禽龜環拱傳云大士跣說法處僧云雞欲

號時燭龍初駕見扶桑一派金紫萬狀坐此觀之岱山祝融日觀不足奇者沿磴北歷就石三休登茶山巔蓋普陀絕頂也振衣四望皆石山盤踞海中周迴百里百千靜室如蜂房甌脫互相隱見遠近諸峯大者如拳小者如粟三韓日本甌閩温台浩淼依稀幾點射目而安期村蓬萊鄉直欲褰裳赴之天向暮尋千步沙怒浪轟雷不敢迫視復繇振海寺而下過勝國所建太子塔蓋以太湖石鐫鑿而成三百餘年石不剝落像皆生動信非今手所能縱步再詣潮音所見如前上有菴傾圮已久一石柱臥洞中作溝斷問之故有石橋橫互以便往來者十八日復



向大士作禮辭行舟偈白華菴下菴係昱光僧別業全以委蛇  
竹木爲勝茶罷戀其雅緻不忍捨去昱光時有訟事寓甯郡不  
及面留一詩以別末云上人無箇事也自滯玉城謳之也舟師  
敦追上船是晚猶回至定海於是乎登招寶山謁曹娥廟拜禹  
王陵望蘭亭勝蹟及問曹江船可貫天台石梁復與少伯約卒  
不果行今爲欠事廿三日旋湖上因酌一卮與少伯從容曰昔  
唐王子安泛海省親竟溺不起而所製洛伽觀音讚至今傳誦  
僧俗則身與文俱不朽蘇子瞻與參寥書轉海相訪一段奇事  
但海船遇風如從山上墮于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

予瞻一代文豪絕無海上之迹以此五輩費不二十餘日安然  
往迴其處于愚與不愚之間乎

黃麟趾遊兗州城南桃花園記

乘輦緬而南眺蒼然爾擷菁華於平楚則水木烏有或曰漆園  
不足千古耶蝶仙邈矣何處訪逍遙陳迹園有桃在泗之濱疑  
是赤城標可涉也予蹶然曰異哉雖昔夢武陵源黃道真匪劉  
郎後身那得暗水流花片乎趣蠟屐從事而升菴拉顯吾壺漿  
先發三人步南郭門出時清明後一日融意旣暄風光轉蕙行  
里許皆平沙夾道黃柳綠烟中色色可人但鳥歌猶澀耳折而



東委蛇仄徑數從桃柳隙中度草色嵐光悠然野趣行沙障而  
南凹折更里許始卽園地面面皆天桃土人云憶成蹊纔六七  
年餘適樽罍遲花間而飲興姑不及乃遂沿流欣賞大約步計  
之可十晦花爛漫遍千樹花蕊間疎間密半含半開者類櫻唇  
一點嫣然欲破又若閨秀見人羞澀却步玉肌生潮開者若朝  
雲一片矗起海東將欲變霞之狀其淡泊故不減藐姑仙人而  
滲紅浮豔又若靚質素膚輕緋一帔宛宛送酒綃衣歌淡染胭  
脂時也夫境惟偶最適有意邀芳風雨或從而妬之造化惜清  
福非其人不用享焉今夕何夕安可負此花下一壺因解衣岸

曠步茵莎行高陽酒徒觴政以指屈信射覆不勝者飲時顯吾  
屢勝升菴半之予多負笑謂花神欲酣我耶竟大醉狂歌倪迂  
江南春詞未闕忽聞泗外鳥嚶嚶遷喬聲已而非然蓋輶軒自  
南來者鸞聲耳酒闌僕夫報河畔盤渦潭深且多魚盍往觀之  
至則童子持竿俟焉取而釣意得長尺半者烹之有余家尺素  
書逾久不餌予匿笑是知苜蓿無芳餌焉用釣相與投竿柳岸  
徑東北行見前村一片月急命籃輿便趨東郭左右曰白沙也  
復引杯大噉已而片雲頭上黑升菴謂是催詩雨予笑占云一  
片烏絲幕分明貯阿嬌會須忙秉燭何待月明宵忽元林笑曰



烟樹如織此夕頗佳惜少柴門半榻還念賞心樂事幽意勃勃  
飛動遂篝燈筆之時崇禎己巳三月十四日也

李元陽遊盤山舞劍臺記

嘉靖甲申三河縣張欽者見訪談孫吳術語次問盤山道對甚  
悉遂偕之行一程至三河宿南禪寺明日至西麓時十月之望  
雪紛紛下急投村舍距長城二里夜半村中鑼噪四起欲曙乃  
定譚曰胡人越城盜豬去及曉往長城下一觀祖龍遺蹟道旁  
有石室中懸朱棺不知何代貴人墓結構甚堅密鉤筍精巧猶  
爲人盜掘然則不若薄葬之爲安也是日雪愈大逆旅主人剖

豕相留十六日冒雪行三十里至一寺樵枯枝炊黍酌酒醉掘  
落葉而臥曉見日出千峯玉立地無纖塵心甚樂之乃舍馬策  
杖槃跚以躋從人引繩牽布助予之不逮路遠東北折而南見  
掀脣如白龜者疑視久之乃知其爲大石也行逼石下潔如埽  
度其有人俛首而入則空洞如夏屋坐一頭陀問之默然旁無  
炊跡貽以乾餼揮手不受然後知其爲辭穀隱淪也予因榻其  
次夜中捫其鼻無息撫其肌微煖衲衣不厚而其鬢間津津有  
汗予謂張曰不食而能生又何求於世乎歎羨而別十八日徧  
訪巖壑思有若人者竟亦不見暮宿靈塔寺十餘僧安禪見客



皆起予以禪機投之應不酬問遂過草菴宿欲題名塔石凍不受墨留詩乃去上至一寺距頂不遠一老僧曝背補衲子問舞劍臺安在曰不知問僧臘幾何曰住此三十年矣予驚曰劍臺豈虛傳乎薄暮圍火不寐初旭卽欲登頂莽無人迹張乃腰鎌握斧與從者二三人斬剔竟日始通一綫逕得登頂頂上無土磐石徑四丈許有大字刻云唐李從簡遊李靖舞劍臺蓋石卽靖舞劍處也字刻約深八寸許予亦攜石工鐫題有頃曰此名白魴蝦蟆背時正凍鐵筆不入是日千山消雪四望清瑩東指遼海在微茫間南則泰山鄒嶧隱隱如培塿與黃河一線相爲

映帶西北則太行蜿蜒自雲間而下環拱京畿令人有挾羽翰遊八極之意從人篝火煖酒以大觥酌予天風吹衣暝色遙至下未至寺已昏黑不辨人矣召僧問曰舞劍果有臺僧云不知曰自出家以來未嘗登頂雖有遊人亦不知有舞劍古蹟在也明日題詩壁間迤邐而下劍臺在望令人五步一回首十步一消息

序瑣事處閒閒冷冷非胸無宿垢筆無點塵烏能有此阮翁以爲不佳吾不知佳者誰屬○予凡三遊田盤皆自東澗往至西澗已曠黑矣松聲與虎氣相雜疾驅出谷舞劍臺屢從



馬首及之而未遑登也。○古中盤有嘯雲者，松江人，由茂才壯歲披剃，見予時已餘七十，談鋒四射，酬答頗不寂寞。向予索聯，予贈云：青松白石皆禪意，埽地焚香亦國恩。埽地焚香，蓋其對。純廟語既登頂禮塔，小憩佛閣窗間，置大小石子，無算詢之。主僧曰：以禦盜耳。予哂其不經，適一鳥飛過，僧拋石擊之，立殞。始知小說有飛石子之號，亦或不虛也。僧眉目質朴，然能炊黍款客，此二衲者，較中溪所遇似爲勝之矣。

李元陽遊皖山記

皖在潛山縣，漢以爲南嶽，其麓有祀壇，嘉靖戊戌夏，予匡廬山

前與陳內翰後岡言別，渡江遙見三峯插天，遂問路至其麓。五里宿三祖寺，平日謁殿禮塔，適微雨，僧曰：每歲夏仲有龍水洗塔，今尚未也。予疑之以謂有雨，則洗矣。必龍殆僧神，其說耳。忽雷電交作，予欲避塔腹，僧遽挽袖曰：不可觀。此當是龍來，雨頓翻盆，予愀然立廊下，則見大水從塔腹出，鏗如江濤，頃之頓止。驗其流注之地，皆雀蝠餘穢，起視塔腹，纖塵不存矣。旣晴，由寺後入石澗，觀黃山谷石牛古蹟，僧曰：往年潦漲，一澗怪石俱被沙埋，獨石牛巋然，遂升高履危，仰望三天柱，令人悚然起敬。中峯之頂，其平如盤，自度不能至，乃呼曾至者問之一樵者來。



日盤上異物十數朱髮人面長喙而肉翅若世俗所畫雷公狀  
晴天仰臥頂盤如人曬腹樵者遇之雷雹隨至故其頂莫得而  
登云予方坐酌錢塘邵公經濟適來蓋赴成都守取道于此聞  
予在山迂途相尋遂握手更酌秉燭聯詩明日士人數輩來備  
道始末如僧言予曰三祖得道之士聖者也山谷才節之士賢  
者也其身在當時寂寥偃蹇而百世之下匪直人尊之鬼神亦  
護之彼漢禪壇壝鞠爲灌莽想當時千乘萬騎雜遝山麓如飛  
鳥一過耳然則人世之足恃者果安在哉

乙丑夏予奉委赴潛會讞于百忙中策騎禮三祖塔欲登頂

以日暮未果僅以一詩紀之自恨塵踪鹿鹿較先生有雅俗  
之別矣結數語令熱官閱之何異冷水澆背

李元陽登武夷大王峯記

嘉靖戊戌夏五月汪東麓張東沙江午坡送予至武夷自二曲  
之玉女峯下泛舟歷九曲溪再與再舟往返竟日歷覽旣徧道  
院夜酌相與評品形勝予曰天下山水至武夷諸峯奇詭極矣  
十五國之內山之大小者百里同一形小者亦數十里同一狀蓋  
其地脈相貫故不能不同獨武夷諸峯則不然十里之近九曲  
之內變幻四出姿態橫生或連脊異形或一山兩狀纔振舵而



圭璧改觀甫轉盼而方圓異質兜鍪劍戟舞馬蹲獅倉廩設而  
猶窺屏障陳而人立入幽壑而得耕稼之場度石罅而有藏修  
之地布列盡乎天巧體製疑於人爲遊觀至此將謂造物者之  
獨以自私矣然眺覽所及處惟大王峯最高試一登之以窮山  
水之蘊可乎午坡曰大王峯有張仙巖按志漢人張垓得辟穀  
之術於此仙去遺蛻儼存盍往觀之東麓東沙皆欣然道士曰  
捫天之難非雲梯不可乃命縛梯再宿而梯成東麓東沙與予  
先至仰見縋梯百丈二公色阻乃命隸卒便捷者二人先躡至  
梯之四一遽下五色無主語不出口乃促孫都司孫畏縮色變

予曰隸卒不知以心爲主耳手有攀足有緣安得有失遂躡梯  
而升梯盡見阿中仙蛻儼然相去五步內厓欹若不容着足凝  
視有頃卽飛步而至並其蛻而坐頃之午坡亦至梯盡處問予  
曰此欹厓何由得度予曰不知其然也午坡悟亦飛步而至相  
與拜張仙像像兩手據髀卷起一足如真武坐首略右顧非土  
非肉非漆癯然有威予聞得道之士真氣不散蛻殼之時筋骸  
自固雖歷千百禩與初逝不殊豈其然乎頃之山下雷雨大作  
下視雨腳甚長巖前不見雨絲乃知身出雲上環望八閩諸山  
不啻培塿各賦詩一首下至梯半始覺有雨露衣比至道士院



不辨色矣明日三公置酒一線天巖徑崎仄乘藍輿而往所歷  
鳴泉怪石不可殫記至則沓嶂牆立仰天塵一線壁間有祠部  
白洛原見懷之作度其時非遠竟不知何往一坐爲之悵然遂  
用白韻各賦詩約以詩成先後罰解如次予詩先成得少飲歸  
至金雞潭乃昨遊久坐之地見洞中新置一物如香奩狀丹朱  
灼灼約方六七尺相顧駭訝不可致詰洞在二十仞之上下臨  
不測之淵一宿之頃伊誰致之是夜宿止止菴東沙曰晦翁有  
感於白玉蟾因云當時錯下工夫只合先學上天後學識字此  
意云何子曰人能妙悟則六經皆吾註腳故出世之學一味主

悟悟則無不通矣諒非虛語遂別

鄉人皆傳先生仙去觀此記似非誣說張太岳與先生書輒  
著曰有道尊師具眼哉。憶客浙東日登玉甌峯探龍鼻水  
凌虛躡險從者多望崖卻步予猶拄杖以進亦自詡爲頑健  
然方之先生終欠一悟





Faded text within a decorative border on the right page of the book.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section header.



